

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

# 网络期刊

1



# 目录

## 教牧书信

### 4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天明牧师

明明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出到户外敬拜，教会为什么还坚持要出去？教会治委会也清楚看到那些走出去的弟兄姊妹所遭受的苦楚，为什么还要“硬着心”坚持原先的决定，连半步都不肯退？这样一味坚持的牧者，他们对羊群的爱到底在哪里呢？对此，我再次想说：这次一场属灵的争战，就是坚守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的争战……

### 11 致同工的一封信/新恩

我亲爱的同工们，我记不清曾经和多少主内弟兄“同工”，或长或短，毫不夸张，但有点得罪他们的说，你们是我见过最真诚、善良、正直的“小群”，谈话最合拍的，即使辩论也很爽快！只是我常常“不饶人”。不过，你们也知道我没有恶意。颜新恩还没有被“称赞”过阴险呢。我至今向人夸赞守望的“同工会”，是如何的“释放”。“弟兄同心，其力断金”！

### 12 为结束60年宗教逼迫发出声音/王怡

### 19 今天是什么时代/王怡

## 美好见证

### 21 第一个48小时/小白牧师

1. 待遇问题。“侯问室”里不仅可以坐，还可以躺，只是有点窄，也有点硬。派出所对我特别优待，给找来一床新褥子（这待遇让看守人员都惊讶）。
2. 靠主得胜。新恩说我有钢铁般的意志，实在过奖了。经过这次，只想说以利亚一样的话：面对威胁、利诱及可能的结果，一样有软弱和胆怯，也想尽快摆脱当时的处境。
3. 悔改。想对冰霞说：“我爱你！我在婚姻中太多的亏负了你。”，想对治委会同工说：“求主赦免！请弟兄们饶恕我。”

### 24 48小时的奇异恩典/WY

虽然我对警察从头到尾谈笑风生，他们对我也是赞美、关怀溢于言表，这真是属灵的争战，双方的对立是白天黑夜的分明。所以，虽然他们对我很好，反复说：我们相信你的信仰是纯粹的，你也不是犯罪；还是把我关了48个小时，还是会为了让我写保证书欺骗和威胁我。

**29 4月17日户外敬拜分享/YA**

4月17日21:30左右，警察带我下到一层一个刷了门卡才能进去的昏暗、阴冷的走廊。我被要求配合保安留下每个指头、手掌并掌侧部位的指纹。还被靠在门上一个特制的方框内拍了照片。这分明在定义我为罪犯之前，就已经把我当罪犯对待了。我心里想，这些程序走完了，也许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32 “我若死就死吧！”但“连身也不动！”/HY**

我今天早晨已经被软禁在家，不能出门。我已经告诉他们我明天要出差，周末不能去主日敬拜了，我以为他们已经接受了我诚实的言语。因为上次我出差，我就明确的告诉他们了，他们就接受了。这次是我大意了，他们根据手机定位知道我已经回家，一早堵在家门口。

**38 我看见上帝牧养的手/XX**

当年新恩传道要出国读神学了，临别前最后一次讲道中说道，上帝会亲自牧养他的教会。记得那时大不以为然：人要走了，漂亮话可真会说，把我们交给神了……但是，4月以来，尤其是当几乎所有的教牧同工都失去了行动自由之后，我真的看到了上帝牧养的手，甚至是在警察局，通过警察先生们。

**40 我那坐在派出所门口的弟兄姊妹/XX**

等我走出派出所的大门的时候，在窗户和路灯的光影中，我看到了一个高高大大的身影站在派出所的门边，是还在等我的弟兄。走近一看，脸是熟悉的，在教会的主日崇拜中常能见到，但是一直不知道名字，这一回或许真的能把名字和人对上号了。好想抱抱这个年轻可爱的弟兄，不过觉得弟兄似乎很腼腆的样子，怕吓着这个孩子，就拍拍他的胳膊……

**43 虽万千人，吾往矣——5月15日主日敬拜记录/LL**

这几周我的决定是：我们小组只要有一个人去平台，我就跟着去。我在里面的原则是：只求自保，不主动传福音。我做了发生意外的准备，挨饿的准备，被关48小时或更长时间的准备，被搜身，被照相，被吓唬的准备。

**灵修（祷告）分享**

**49 我有一个荣美家乡在天那边/刘官**

**52 默想天上二三事/孙毅**

**56 写给师母们/张鹤**

**教会公告**

**58 回应环球日报的社评：不要把专注于信仰的教会政治化**

**63 我们是为了信仰：为政教冲突致全国人大的公民请愿书**

#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必与他同活

文 / 天明牧师

今年的受难周以及复活节，对我们每一位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讲，都是特别的。我们在这短暂的一段时间里，所经历的实在很多。我想在这里就我自己所经历的，在主里与大家分享。

## 一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我如茵陳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這些，就在里面忧悶。我想起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我心里说：“耶和華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耶哀 3:19-22,24）

前天（受难节前一天）中午过后不久接到冠辉长老的电话，在电话里听到他说到国永名字后因悲伤痛哭而来的短暂停顿，我开始都不知道对方到底是国永弟兄还是冠辉长老。当电话里确认国永弟兄的女儿乐义从高楼坠下的消息时，我不由自主地大声说：主啊，怜悯！拯救！没有一人听到这消息而不感到震惊和悲痛，我想这是人性所面对之痛苦的极限，想起国永和娟子他们被震碎、被撕裂、再无心灵的空处来承载不知何处不知何时涌出来的悲痛时，我知道人所有的语言都是苍白的，人所有的安慰都是无力的。

在警察的陪同下赶到垂杨柳医院时，小乐义已经被主接走，安静地躺在医院的床上。我们赶过去的弟兄姊妹围在她的床边久久地为她祷告。乐义就像通常

一个成长中的孩童摔倒、受了点轻伤，而后反得到父母更多的爱而幸福地睡着一样——静静地睡在那里，她可爱的小手还是那样软软的，感觉真能够醒过来。我为她祷告，在她的床边静静地期待着她醒过来。

但她真的走了，穿着她那漂亮的衣服。回到家后直到深夜，我也很难熟睡，感觉自己在半睡半醒之中，头脑里不自觉地想着下午所经历的事，后来就想到了两个场景：一个是受伤的小乐义在她爸爸妈妈的怀里安睡不醒，但在另一处好像看到了他是在主耶稣的怀里；从高处坠下来的小乐义，竟然静静地躺在了乐园的草坪里（这时我仿佛也想到了“纳尼亚传奇”里的四个兄弟姐妹“不幸”掉到了神奇荣耀的另一世界），然后不久她醒来后稀奇那里的一切，这是哪里呀？在那里她也许会听到叔叔阿姨们在她家里常唱的“这是天父世界”。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就给国永夫妇发去了开头这段的经文。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林前 15:3-4,19-20；帖前 4:18）”

## 二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 2:20）

昨天（受难节）原本也是大学同学团聚的日子。今年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清华校庆每年特别召聚毕业二十周年的那个年级，刚好百年校庆时我们年级荣幸被母校召上了，为此清华也为我们这 1986 级 /1991 届毕业生组织了廿周年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就从昨天开始。入学时我们班一共有 30 位，毕业时 29 位（一位在大学五年级寒假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没能返校）。毕业二十年，大家从未聚过一回，大家分散在天南海北、地球的各村落，实际聚起来不容易，而且也有像我这

样一毕业就“隐姓埋名”工作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这次班里同学非常积极活跃，开始联系并寻找“失散”多年的老同学。

这个月上旬，他们终于找到了我和恩泉牧师，大家千辛万苦找到的最后两个，就是班里做牧师的那两个，后来我也得知我们班里有不少信主的。找到我时不知道他们的心情有多兴奋（我也一样），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当年的金永奎同学就是今天的天明牧师。“材6班终于大团圆！我觉得首先咱们的恒心诚心感动了上帝，所以要感谢上帝的恩泽。其次感谢同学们感念旧日同学情谊，积极响应。最后大家人肉搜索本领确实强大，真有一种天涯若比邻的感觉。”“齐啦！！！！！”“激动！！！！！！！！！”“盼望着大团圆的22日晚！！！！！”一同学（听说已经信主）也对联系我们大家的另一同学兴奋地说：“\*\*，你这俗人在金牧师眼里就一迷途羔羊，属于被拯救对象，不用担心不理你。让我们热烈欢迎金天明牧师归队。永奎，你也发发言，大家为了找你可花了大力气。”负责联系的同学说，“这次活动每个同学都要捐钱，但是考虑到你和张戈〔恩泉〕是牧师，不同于我等凡人，所以同学们一致同意你们不用捐款。你们只要能来我们就非常非常高兴啦。”当我表示“很希望在大家里面有份”时，他回复说：“永奎，同学们是好意，也是对你献身教会的一种敬意，都商量好了，你就别推辞啦！”

有些同学在网上找到了颂扬（一姊妹）写的有关我的见证和《杏花》里我的采访稿，还有我们教会在雪中户外敬拜的视频，全部转发给班里所有的同学。还有同学说道：“这篇文章是我昨天找到的，作者叫谈妮。主角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人，故事却是完全陌生的。我还联系上了作者和编辑，她们都在为主角能度过眼前的难关祈福，我当时还不太在意。今天仔细把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突然觉得非常感动。我自问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中洋雅俗都经历过不少，很难被一般的东​​西打动。可看到有人真的用一生一世全心全意地去做一件事，我真的很感动。我这里也衷心祝福他。”“很长时间没有被感动了。但是读了这篇文章，除了感动，还是感动。一个人有信仰是幸福的。”

全班要做廿年毕业纪念相册，除照片外每人都要写毕业二十年感言。我发去了晚交的那二十年毕业作业，题目为“二十年毕业感言”：

“自大学毕业至今，没有换过一次岗位（也从未考虑过换岗位），可以说是没有违背那从天上上帝来的呼召，传道、服侍教会到如今，感觉一口气跑了这二十年。93年结婚，结婚后不久就在家开始了教会，现在仍在这间教会牧会。//我走过来的二十年路途，在很多人看来是一条窄路和布满荆棘的路，在这路途中我自己也经历了不少的艰难（我想你们也能够理解当下教会在中国的处境）。但上帝的恩典让我没觉得那么难，反而内心里常经历他所赐的平安和喜乐；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所服侍的教会中和弟兄姊妹身上，时常因看到上帝的拯救、安慰和医治生命的工作而感恩和满足。//以下是能够表达我二十年生命经历的圣经经文，很愿意与你们分享：“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在我的家庭情况是这样：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和你们熟知的大学期间谈恋爱的当时上中央民院的那位（李京花，现名思平）结了婚，育有一儿一女（儿子金雅各，16岁；女儿金雅歌，14岁）。//人生成长最重要的5年，和你们一起度过，这是我的福分，也是我的感恩。//我想念你们——我的老同学！  
//想念你们和爱你们的 永奎 //2011-4-9”

昨天我跟负责看守我家门的警察讲了这半个月前的约定，并提出能否在他们的“陪同”下去一趟老同学那里，与他们见面并照一张相回来，他们经请示，最终还是表示上面没有同意。这样我就“辜负”了同学们二十年后相会的这次期盼，而且作为牧师也“破坏”了二十年来的首次“大团圆”，为此深深感到亏欠，但更为遗憾和难过的是，恩泉牧师建议“24号是基督教的复活节，咱们可以到永奎那儿去观礼”，负责联系的同学也“觉得是个好主意”，作为牧师，直到今天我也无法发出邀请，请他们到我们教会来参加敬拜，并以老同学的情谊和主的爱招待他们。

## 三

\*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 8:35-39）

明天是复活节——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诗班好几个月前开始排练了受难周、复活节的特别敬拜，但现在看来无法按原先的计划进行了。现在当面对的，还是那个问题：明天（主日）怎么办。明天已经是第三次户外敬拜了，第一次出去的人当中 160 多弟兄姊妹被带进派出所，第二次也有 40 多位被带进去，而且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已经被堵在家里不能出门了，原先还是周六晚开始，现在周五晚就已经开始行动了。看来他们也确实越来越有经验，而且办法似乎越来越简单：就是不让大家出来，那些“漏网之鱼”就带到派出所，笔录、询问了解情况，这样下周又可以堵他们家门了，也许继续这样下去最终可能就无人能到那里户外敬拜了。

明明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出到户外敬拜，教会为什么还坚持要出去？教会治委会也清楚看到那些走出去的弟兄姊妹所遭受的苦楚，为什么还要“硬着心”坚持原先的决定，连半步都不肯退？这样一味坚持的牧者，他们对羊群的爱到底在哪里呢？对此，我再次想说：这次一场属灵的争战，就是坚守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的争战。五十多年前教会所面对的那场是否参加“三自”的属灵争战，今天以“聚会场所”、“建堂”和“户外敬拜”等不同于过去的形式出现在我们中间，在我看来它们之间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它们所体现的正是政教关系的张力，从教会这方面来讲，就是要不要坚持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元首这一真理和信仰。当时，他们面对政府来的政治压力，加上只要参加“三自就可以继续像原先那样不被干扰地在教堂敬拜和事奉的利诱，不同的教会和传道人、弟兄姊妹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其结果我们都知道，至今我们（其实中国教会都是）还仍活在当年他们所做抉择的影响之下。当年，面对“三自”运动，不少传道人和弟兄姊妹勇敢站出来明确表态拒绝并坚决不从，我们也不断讲述他们因坚持信仰而不作出妥协的感人见证，这种不管付出多少代价在真理和信仰上决不妥协，也成为了家庭教会的属灵精神。那时候，他们的抉择所面临的，和今天类似：“不能为着自己的信仰不顾父母妻儿和他人，‘这太自私了！’”但五十年过后的今天，每当我们听到那些老一辈的见证或别人分享他们的见证时，常引用以下经文来彼此鼓励：“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路 14:26-27）我也发现在信仰前辈们的追思礼拜中最多被引用的经文便是：“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 12:24）是的，好牧人当为羊舍命，但是因主的缘故，而不是为了“保护羊”而舍了主；而且主的托付不是叫牧者跟着羊走，而是“引导”（来 13:17）并“牧养我的羊！”（约 21:16）

而且我想再次说，户外敬拜的“户外”它不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一个态度：面对着我们荣耀的主和面对政权的一种态度，我相信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对独一真神和教会唯一元首的一种敬拜，而且在这个特别时期，比任何的诗歌和讲道都更为宝贵的蒙神喜悦的敬拜。尽管你不以户外为手段，但如果在我们内心的某个角落不自觉有一个期盼，希望“户外”能够带给我们所要的，今天就当除去这意念，单单地靠着主侍立在那里——今天这个时代神让我们当站的那地方——并且坚持不懈。

“我又何必再说呢？”（来 11:32）“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作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林后 4:5-6）——他是荣耀的王！教会唯一的元首！面对这对我们教会来讲特别的一个复活节，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把我们自己和属我们的一切，带到主的祭坛上，归入基督的死，因此好与基督一同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如圣经所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

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林后 4:7-11）

最后，我想用 09 年李天恩老牧师到我们中间来特别作见证的那天晚上，见证结束后诗班在主面前所献上的那首“不足介意”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与基督一起受苦，  
为基督一起奔波，  
崎岖窄路，死荫幽谷，  
都与基督一起走过，  
都与基督一起走过。

不足介意，不足介意，  
若比起我们得享的荣耀，  
我们所受的苦，  
真的不算什么，真的不算什么。

与基督一起被人嘲笑，  
与基督一起忍受痛楚  
疼痛恐惧，忧伤愁苦，  
都与基督一起经历，  
都与基督一起经历。

不足介意，不足介意，  
若比起我们得享的荣耀，  
我们所受的苦，  
真的不算什么，真的不算什么。

# 致同工的一封信

文/新恩

我亲爱的同工们,我记不清曾经和多少主内弟兄“同工”,或长或短,毫不夸张,但有点得罪他们的说,你们是我见过最真诚、善良、正直的“小群”,谈话最合拍的,即使辩论也很爽快!只是我常常“不饶人”。不过,你们也知道我没有恶意。颜新恩还没有被“称赞”过阴险呢。我至今向人夸赞守望的“同工会”,是如何的“释放”。“弟兄同心,其力断金”!

反对出去的同工们,不管发生什么,我们仍然是弟兄的事实不会改变。我完全能尊重你们不出去的良心自由。我若在,也可能跟你们有大同小异的想法。但我相信你们不会认为“去不出去”是一个绝对原则,是“违背”我们的信仰,你们的研究,使我很放心,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历史的难题。过去教会没有这个经验,这也不能成为标准,“判例”当然很重要,但“新判例”也可能随时出现。就如我们坚决不加入“三自”,但如果有人说有上帝的感动(真实的故事)加入“三自”,他的使命就是在“三自”教会内教导福音信仰,使不能分辨的羊群得到上帝圣道的喂养,他甚至为此受苦。他不应该算背叛(“不加入”原则),而是呼召与“异象”!我亲耳听见他们的讲道,不仅纯正,而且大有能力!很多人羡慕我听过他们讲道。也许你们都听说过“三自内反三自”的故事。

我尤其相信,我们都迫切希望教会平安,我在灵里感受到你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祷声。我相信弟兄姐妹的受苦,你们也“一同受苦”。请宽恕我的毛躁,我实在无法忍受对弟兄姐妹的“定罪”,而且还以什么“神学”之名。我在主里向你们请求,为教会祷告的同时,也帮助患难中肢体,不是说服或劝阻——就如你不愿意别人劝你出去一样——以你们任何可能的方式促进神家的荣耀。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有人告诉我,你们正在做。荣归“一主。”Sola Gloria.

虽然主里不必客气,但我还是要说,小弟若有得罪,请宽恕并赐教(同工会里应该算我最年轻吧,错了,应该是永刚弟兄)。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多么想和你们一起唱……!主若许可,很快!

主内平安!

主内弱肢:颜新恩涕零敬致

# 为结束60年宗教逼迫发出声音

王怡长老（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

## 一、家庭教会是守法的代表

1955年，王明道先生写下《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成为中国教会在君王和社会面前的辩护词。几十年来，家庭教会为福音的缘故，在中国始终持守和践行着宗教和良心的自由。尽管一直受到政府打压，教会一直努力传讲基督的福音，不停止礼拜和聚会。尽管缺乏合法的法律地位，但教会仍然在当代中国形成了几千万公民的团体生活。

有人问，家庭教会违法了吗。我要坦然回答，是的。60年来，家庭教会一直在违法，无论在礼拜、结社、教义、教产、圣礼、布道、宣教、神学培训、牧职按立、文字印刷、儿童主日学和慈惠事工上，家庭教会都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全面违背中国的宗教行政管理及相关行政执法，已长达60年。否定这一点，就等于否定了家庭教会的道路，也否定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教冲突的历史事实。

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违法了吗？我们当诚实并勇敢的回答，是的。60年来，这个国家一直在宗教自由方面践踏自己的宪法和法律，无论在教会的礼拜、结社、教义、教产、圣礼、宣教、神学培训、牧职按立、文字印刷、儿童主日学、慈惠等事工上，都以非法的、专制的和野蛮的方式，逼迫主基督在中国的儿女和教会，已长达60年。

因此，我们再问，家庭教会违法了吗？如果《圣经》是基督徒和教会的“宪法”，那么家庭教会60年来对上帝的敬拜和传讲，正是在中国社会中遵循上帝律法和良心自由的典范。我必须说，我们没有违背那更高的、至尊的法律（雅2:8）。并且，正因为我们必须遵守那刻在良心中的法律，我们才不敢不违背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宗教管理体系——因为这个体系剥夺和控制了基督徒敬拜上帝和传讲福音的使命。

因此，我们再问，家庭教会违法了吗？如果《宪法》被称为现代国家的“君王”，如果中国政府宣称它的权力来自宪法的赋予并应当遵守宪法。那么，我也要诚实的回答，60年来，家庭教会恰恰是在中国社会顺服君王和宪法的典范。教会顺服宪法到了一个地步，即使所有政府官员都选择了藐视宪法，甚至将那些不和他们一起违法的人送往监牢；但教会仍然一如既往的践行着“依法”敬拜上帝和传讲福音的宪法权利。并且，正因为我们必须遵守那在上掌权的《宪法》，我们才不敢不违背那些违反宪法的宗教行政管理体系及相关的执法行为。

家庭教会的一切诉求，在本质上都是福音的诉求。这一诉求与国家的直接冲突，聚焦在《宪法》第35条所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换言之，社会转型、政治进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些在基督徒看来也都是好的，但这些永远都不是教会的诉求。无论是奴隶制还是民主制，无论是君主还是法治，《圣经》教导教会都要顺服政府的权柄。总而言之，基督的教会对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都不感兴趣；但教会在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下，都对敬拜上帝和传扬福音的自由感兴趣。

因此，在60年的宗教逼迫中，家庭教会一直以和平、忍耐的方式，成为中国社会守法的代表。主若许可，教会也甘愿在任何制度下吃亏，遵守一切不公不义的法律。事实上，60年来家庭教会就是这样行的。然而，教会唯一不能遵守的法律，就是那些试图剥夺和控制我们敬拜上帝和传扬福音的法律。教会在公共层面，不能不视这些法律是“违宪”的；教会在信仰上，也必须视这些法律是邪恶的，和敌基督的。

无论面对罗马皇帝还是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真教会的这一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并且，也几乎正是基于基督教会这一立场的近两

千年的坚持和付出，才形成了现代国家和宪法制度中的“宗教自由”观念。

家庭教会的诉求，一直以来，就白纸黑字的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除了结束宗教逼迫，保障宗教自由；教会的福音使命与国家的权力无关，教会对国家一无所求。

## 二、不是政治化，而是政治逼迫

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时报》（4月25日）撰文，指北京守望教会的户外崇拜，及家庭教会寻求其敬拜、传道和地方教会群体的公开化、合法化的努力，是教会的“政治化”。

即使在信徒中，我们也常常疑惑于这个问题。我认为，要理解1950年以来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必须澄清以下几点事实：

1、60年来的宗教逼迫，从来就不是法律逼迫，而是政治逼迫。就如主耶稣当初所受的审判，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审判（彼拉多说按罗马法律耶稣是无罪的），而是宗教和政治审判。耶稣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约15:20）。我要对弟兄姊妹们说，如果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是以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被钉上十字架的。我们在受逼迫中被称为“搞政治”的，这岂不是我们作为门徒、本不配得的荣耀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顶着“犹太人的王”的牌子，因他本是荣耀的君王。同样，中国家庭教会顶着“政治化”的牌子，因我们本是有君尊的祭司。

2、国家与家庭教会的冲突，从来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无论政府还是教会，都要面对这个事实。家庭教会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在技术层面和行政层面的执法或违法问题。“家庭教会问题”，是因着数千万基督徒公民、长达60年来对宗教和良心自由的持守，从而形成的、当代中国最严重的公共政治问题之一。

3、是政府对教会60年的政治逼迫，而不是教会60年来在行政管理层面的不合作，才导致了家庭教会问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4、是教会的信仰成为了政治的一部分，而不是政治成为了教会信仰的一部分。对教会来说，无论礼拜、结社、教义、教产、圣礼、布道、宣教、神学培训、牧职按立、文字印刷、儿童主日学和慈惠事工，都永远是信仰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但对国家来说，只要政府一天不承认教会有敬拜上帝、传扬福音之主权，这些问题就永远都是政治问题，而不是信仰问题。

5、家庭教会的立场和诉求，恰恰是请求掌权者，不要再把我们当作政治问题了。这正是家庭教会坚持不加入“三自爱国运动”的原因。家庭教会因此承受的政治逼迫、隔离和歧视，已长达60年。我们已厌烦了偷偷摸摸的聚会，厌烦了和秘密警察打交道，厌烦了这个国家对福音的恐惧。谁的心里有恐惧，谁就继续在将信仰问题“政治化”。

6、“家庭教会问题”的政治化，和“教会的政治化”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教会除了以非暴力不合作方式践行宗教自由以外，是否介入和借助狭义上的“政治的”权力和手段，而导致了教会本身的“政治化”？据我对当代家庭教会的了解，我必须断然作答：我不认为任何家庭教会及其传道人有“政治化”的倾向和危险；正如我不认为任何“三自”堂会及其传道人没有“政治化”的倾向和危险一样。因为将教会政治化的，恰恰是跟从三自运动的官方教会，而不是拒绝“三自”运动的家庭教会。

7、只有结束宗教逼迫，保障宗教自由，才是家庭教会问题“非政治化”的唯一出路。今天的家庭教会，尤其是城市教会的牧者、传道人，有责任为此发出声音。上一代的传道人，因宗教逼迫本身而为主受苦。这一代的传道人，要因着结束宗教逼迫而预备为主受苦。

### 三、为结束宗教逼迫发出声音

从教父游斯丁的《护教辞》和初代教父们大量的护教文字；到路德和加尔文等改教家为着护教而呈给君王和诸侯们的文章、书籍；到中国家庭教会的前辈王明道先生所写的《我们是为了信仰》；主基督为他的教会，在“被政治化”的历史中，引导和开辟了一条公开护教和传扬福音的道路。

今天，上帝为家庭教会的领袖和信徒们，预备了远比过去时代更广阔的新闻传播、公共舆论、互联网、市民社会及现代法治体系的保护、允许和技术条件，我们若不能更加公开的、坦然的，在中国的掌权者和中国人民面前，为基督信仰辩护，为结束60年的宗教逼迫而发声，并提出我们对福音传扬之自由和教会对教义、教产、教职之主权的主张——我们这些传道人就有祸了。

我呼吁更多的传道人一起发出声音，并请求主在中国的全体教会成员，及政府和更多的公民，来诚实面对以下的事实：

- 1、1950年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基督教会的宗教逼迫，至今没有结束；
- 2、基督教会的聚会、结社、布道和宣教自由，仍不被中国政府承认；
- 3、中国《宪法》中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至今形同虚设；
- 4、基督徒在任公职、受教育、学术、出版上，至今受到公开或严重的歧视；

我也请求中国的掌权者，和每一个或参与或没有参与过宗教逼迫的公务人员，凭着上帝刻在你们灵魂中之良心（罗2:15），来承认和面对以下事实：

1、195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开响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将教会视为“帝国主义的工具”，随后在历次政治运动和迫害中，将无数牧师、传道人以“反革命分子”等名义关押、枪决，迫害不参加官方“三自爱国会”的广大信徒，其中包括我们尊敬的王明道、倪柝声、袁相忱等传道人。这些政治迫害迄今为止，一直未曾得到改正、重审与和解。

2、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作出《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随后全国19所基督教高校、200多所教会中学、1700多所教会小学及基督教的医院、孤儿院等机构，全部被政府接收。这一剥夺和侵犯宗教自由和教会财产的行为，60年来未曾得到积极和全面的改正。

3、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的“19号文件”对当时的极左宗教政策有所纠正，但仍然保持了对基督徒聚会、结社和宣教的限制和打压，从此主导了各级政

府30年来对基督徒和教会的错误执法，包括罚款、拘留、劳教、关押、取缔、酷刑及其他非法措施。这一错误政策的影响迄今未曾消除。

4、2004年，国务院违背《立法法》关于“对公民政治权利的限制必须制定法律”的规定，非法制定《宗教事务条例》。其中对基督徒的聚会、结社和宣教的宪法权利，作出诸多限制和取消，并继续将处在中共统战部和官方“三自爱国会”控制以外的广大基督徒的聚会、结社和宣教的行为，视为非法。

作为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我为教会所受的这一切逼迫和限制，感谢和赞美全能的上帝。因为上帝许可并在他美善纯全的旨意中使用这一切，造就、炼净了上帝在中国的教会和儿女。并赐给我们不配得的，为义受苦的莫大福分（彼前3:14）。在更高的意义、甚至个人的意义上，我宁愿这样的逼迫继续存在，也甘心顺服上帝的心意，预备承受更长久的政教冲突。因为这对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和那末后的指望而言，都是好得无比的。

但我们发出声音的缘故，是为着对那一切逼迫者的怜悯。他们不信基督的福音，也就不信上帝公义的愤怒和咒诅——难道我们也不信吗。

我们发出声音的缘故，是为着对那一切因宗教逼迫的阻隔而不能更自由、更有机会听到福音、参加教会的同胞的怜悯。他们不信基督的福音，也就不在乎他们失去了什么——难道我们也不在乎吗。

我们发出声音的缘故，更是为着我们在受逼迫中常常的软弱。“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太26:39）。我们承认，在这常年累月的逼迫和限制中，基督徒也常有胆怯、惧怕，常带血气，苦毒，甚至在受苦中也难免自义、骄傲。因此，我们不是追求宗教自由的英雄，我们乃是求告主基督，早日使我们在这一时代远离试探，脱离凶恶。免得我们“被压太重，力不能胜”（林后1:8），而羞辱了主的名。

60年前的中国政府，曾威胁每一个基督徒，把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交给凯撒。从1950年到1954年，有41万基督徒（约占当时基督徒50%）自愿或被迫在“三自爱国宣言”签名，公开背叛主基督和他的教会，也被迫退出了公共社会。

60年后的主的教会，也需要呼召每一个基督徒，再一次，是为福音的缘故把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交出来。我们有责任以某种相似的方式（另一场呼吁、发声、

请愿、护教和签名运动），在掌权者面前公开自己的认信，为福音和教会辩护，靠着基督的宝血，洗刷中国教会背主的耻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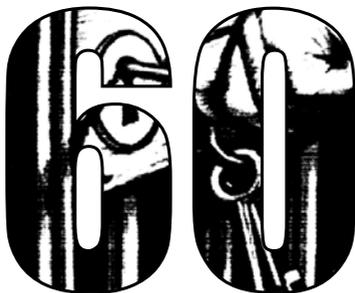
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一场宗教的“维权运动”，我们需要的只是一场真正的福音运动。我们的声援、请愿和发声，是与家庭教会在当前城市化和社会转型中的一场前所未有的福音预工运动及城市植堂、堂会转型、宣教运动及福音的文化使命密切相关的。藉着这一过程，让家庭教会更加确定地方教会的成员，建造每一间地方堂会，在世人面前形成一个看得见的基督徒共同体。并以宗教自由的议题挑战其他公民的良心，坚固教会成员的勇气，呼唤游离的信徒的委身。

教会并不是要激昂的，向国家争取我们没有的权利。教会乃是谦卑的，为着这个国家能蒙福音的益处，而请求国家承认和尊重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由。

教会也并不需要和依靠外在的“宗教自由”，才能维持并活出基督信仰。相反，60年来，教会已经因着基督信仰，而活出了真正的“自由”。因此，教会为结束宗教逼迫的请愿、呼吁、护教、签名和发声，不是为着有形教会的外在益处，而是为着主基督国度的扩展，和对其他社会群体的祝福。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罗13:5）。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一切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以及在中国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因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林前1:2-3）。

写于主后2011/4/29



## 【每周牧函】今天是什么时代？

各位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神的儿女，平安。

最近发生了许多事情。我深深感到，时不我待，因为时机都握在主手中。上周和几位牧者交通，说在这个时代蒙召传道，就是内外作战，两头燃烧。主内的争竞、退后和动摇，世界的贪婪、慵懒和蛮横。血肉中的属灵争战，从人意看，是地上喧嚣了几千年；从信心看，是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当我略微体会十架道路的真义时，我才对何为“主看千年如一日”，有了更多的阿门。

以前，我也不太理解——甚至不太喜欢，基督精兵（提后 2:3）的比喻。我甚至反感《圣经》中对信仰生活的军事化类比。穿戴的是全副的军装（弗 6:11），跟随的是救恩的元帅（来 2:10），打的是美好的仗（提前 6:12），飘扬的是真理的旌旗（诗 60:4），魔鬼要与圣徒争战（启 13:7），亲人要与亲人为敌（太 10:21）。

多年以来，我们下意识的躲避这些教导，人人练出了一副矫捷的身手。

我曾说，信仰先是一扇门，然后是一条路。我们靠恩典入门，还要靠恩典上路。信仰先是一个家，然后是一个国。一家之主称为父，一国之君称为王。有人进了门，却一辈子睡客厅。有人回家几个月，就不孝敬父母。然而，上帝是我们的“父王”，天上地下，再也没有更亲密而敬畏的称呼了。仅仅是开口，呼唤一声阿爸父神，整个时代就足以在我面前土崩瓦解。

但我察验自己，之所以下意识的抗拒基督精兵的比喻，问题还是出在这里，就是对自己身临其境的这个世代，仍然评价过高。

有人说，今天中国的维多利亚时代。经济日渐鼎盛，社会日趋复杂，而在一切繁华的背后，都能看见、也必须看见的，是信仰的复兴。

有人说，今天中国的使徒时代。信仰的传承，要先经过使徒的性命，再经过使徒的信经。信经从来不是神学家的信经，而是殉道者的信经。这是一个从性命到信经的时代，但殉道者的数目还没有满。

有人说，今天中国的宗教改革时代。思想家波普尔曾说，马克思一开始就

错了，因为他以恨取代了爱，以寻找敌人取代了寻找朋友。但上帝使用共产主义的错误来击打一个启蒙主义的时代。上帝使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邪恶，以文化革命和专制主义扫清了宗教改革的障碍。基督的爱是倾城之爱，为了使中国人也能像马丁·路德一样，说出“这是我的立场，我的良心是上帝的囚徒，我一步也不能后退”；主耶稣为此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也有人说，今天中国的清教徒时代。家庭教会起源于一群“不从国教”的天路客。他们为了自由的敬拜上帝和传扬福音，走上十字架的路程。所谓清教徒，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基督徒。我之所以会在 21 世纪蒙恩信主，不但出于基督的宝血，也因着他们在基督里所献上的活祭。瓦器中若没有上帝的宝贝，生亦何欢；活着若不能成为活着的道，死亦何惧。

也有人说，今天中国的古列王时代。上帝必要激动外邦君王的心，为他在中国的教会，撤去苦杯，预备爱筵。然而爱筵就是苦杯，苦杯就是爱筵。正如和平就是争战，争战就是和平。“平安”的意思，不是取消冲突，而是指向一切冲突中恩典的临在。换言之，“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雅 3:16），何处就有和平。就如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罗 5:20）。

今天，每一个中国基督徒在地上的命运，都与一场大复兴有关。除了为这场复兴而生，为这场复兴而活，世上的万事都将显为虚空。

今天是一个乖僻弯曲的世代（申 32:5），今天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太 16:4）。人若在这样的世代养尊处优，事事亨通，说明这人也是弯曲邪恶的。

然而天是耶和華的天（诗 115:16），夜是耶和華的夜（出 12:42）。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正是我们为什么信主了，却没有马上被接回天家的原因。这正是我们为什么遭遇一切纷争和磨练的原因。因为主说，“你们要显在这世代中，好象明光照耀”（腓 2:15）。求主赐我们更大的信心，免得我们生不如死；求主使我们大大张口，他就给我们充满（诗 81:10）。

我和其他一些传道人，已决定就守望教会事件联署向政府请愿。家庭教会的前辈谢模善弟兄，这样回应我们，“你们这一代，要凭着信心继续走下去”。

无论玉碎瓦全，但求主使用这间教会，直到他来。

今天愿与你们一起立志为主燃烧的主仆王怡，写于 2011/5/3

# 第一个 48 小时

文 / 小白牧师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为着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感谢主！为着我们成为属灵争战中患难与共的战友感谢主！为着你们为我们的祷告感谢主！为着你们在主里对我们的那份真挚的爱感谢主！为着……感谢主！

回家一天多了，该说点什么了。由于不能出门，就写了这篇短文。我是论坛的“超级潜艇”，这回该冒个泡了。我不是一个文笔很好的人，描述感受方面的事也不大擅长，只好尽力分享而为吧。由于许多事情还需经过沉淀，所以只分享印象深刻的几件事。

## 一、待遇问题

看到帖子里有人议论我们在里面的待遇之事，先来澄清一下。我们在里面的待遇还是在现有条件下比较好的。“候问室”里不仅可以坐，还可以躺，只是有点窄，也有点硬。派出所对我特别优待，给找来一床新褥子（这待遇让看守人员都惊讶）。感谢主！11日晚我睡的还蛮好，据说呼噜不小，可惜我自己并不知道。

我和冰霞住隔壁，但不能说话，每次出来可以打个照面，彼此笑笑或招招手。由于“候问室”是完全密闭的空间，感受不到日出日落，时间概念有些不强。只能通过看守人员换班或大厅的表（只有出来才能看见）了解。大部分时间不是躺着就是坐着，祷告、背经、思考、睡觉、养神，有时也被叫出去谈话。

看守人员对我们挺客气的（要知道他们每天几乎都是处理那些打架斗殴、坑蒙拐骗之类的事，面对的也是些“闲杂人员”，自然说话容易粗声大气）。一天三顿给我们打饭上来。只是冰霞毫无饿感，禁食祷告，让他们不仅惊讶（竟然可以数天不吃饭，还挺有精神）更有些过意不去（劝说她多少吃点儿）。期间所长还亲自问候过，并有专门安排的人员过问我们的情况。还特别问过身体、药物等方面的事。我自己认定既在此情况下，相信神必保守，所以没有在药物方面提出什么要求，只是吃饭减少了一些，反正在那里也没什么活动，消耗很小，一点都不饿。

## 二、靠主得胜

以利亚先知有句名言“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是在他极度软弱的时候说的。新恩说我有钢铁般的意志，实在过奖了。经过这次，只想说以利亚一样的话：面对威胁、利诱及可能的结果，一样有软弱和胆怯，也想尽快摆脱当时的处境。坦率地说，人的经历与认识之间差距蛮大的。比如，在外面有人对你吼，你本能的反应多半是愤怒，但在“候问室”，则更容易害怕。感谢神！尽管如此，靠主是可以胜过的。因为我们所遇见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这是主应许我们的。

我觉得以下几点对我很有帮助：一是要安息，因为“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如果没有安息，血气的东西就会出来。如果主的平安统治你，尽管会软弱，但能胜过。二是呼求主名，因为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利。若不知如何祷告，就呼求主名，平安就来了。三是不用太多想如何回答，因为只要你不动血气，圣灵自会给你该说的话。四是平时一定要多积累点，到时候肯定用得上。比如，在里面实在没太多事做，如果你熟悉圣经，就可以背诵了。一卷书下来，既在灵里给力，又过去了不少时间，对吧？五是坦荡地去面对询问，若回答就诚实地回答（山上的城吗），若不想回答，就沉默。注意不要多嘴，问你再说。六是对后果不要想太多，免得自己吓唬自己。七是不要有对抗的心态，既然我们愿意承受后果，就尊重有关人员，遵守那里的规矩。

我觉得这次让我们夫妻经历这一切，神是公义、公平的。谁叫你总给别人讲勇敢呢？你自己先试试吧。信心经过火样的试炼才更宝贵。向后看，在神面前要

谨慎言语（但圣灵感动了也不能不讲）；向前看，一切都得靠神恩典的托住。难怪圣经教导我们要警醒祷告，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患难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自己，更完全地依靠神。所以，经历了这一次，我对“体谅”有不少认识，对恩典也有进一步的体验。难怪保罗写信的开头总是祈求“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离开了这些，我们能站的住？答案一目了然。所以，荣耀永远归主名！

### 三、悔改

圣经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大概是11日晨祷，不知不觉中就想到了冰震。我们现在成了患难夫妻，但面对着有可能永远的分离，我突然有一种忧伤痛悔的感受：好想跑过去对她说“我爱你！我在婚姻中太多的亏负了你。”结婚20多年了，我还是非常吝啬说这类话的。但那时我意识到，我有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说这些话了。如果真这样，实在遗憾！于是在主面前悔改，并下定决心，如果要被分开，我无论如何要冲到她门口，把这话亲口告诉她。

出来后的12日晚，与晓峰牧师、刘官长老见了面，结束一起祷告时又回到了悔改的题目。我想到了对同工们的亏欠、对治委会成员们的不尊重（他们可是主所设立的啊！）。于是我对他们说“求主赦免！请弟兄们饶恕我。”眼泪就下来了。祷告完了好喜乐：神让我有机会告诉他们。

侍奉中出于血气的地方不少，对弟兄姊妹的亏欠不少，在此也向大家说声“对不起，请在主基督里原谅我！”

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三天的隔离，让我更深地认识神和自己，更爱妻子、同工和弟兄姊妹，生命再次成长。神啊，你真伟大！

主内弟兄、战友小白

2011年4月14日

# 48 小时的奇异恩典

文 / WY

下一个主日就要来临，上一个主日发生的事情还没有跟大家全面的分享。不可如此浪费主的奇异恩典。

说实话，我所在的派出所警察和保安对我都很好——整个 48 小时里，一直让我呆在问询室的沙发上。允许我看书、睡觉、喝水、按照我的请求给我买素馅包子，允许我大声读经、唱圣诗。一开始还允许我和外界通过手机保持联系，后来大概因为看见我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想要尝试“孤独”疗法，也只是没收电池，保证我的隐私，不看我的手机。最大的痛苦其实是烟味——所有的警察、保安都是一刻不停的抽烟，我这个极度敏感厌恶烟味的人，重获自由的时候，每个毛孔都散发着烟臭。

这段时间，我实在不像是失去自由的人，以至于换岗来负责看守的保安和警察会很疑惑的问上级：让我看谁？她？

但是，我更深刻的感受是——虽然我对警察从头到尾谈笑风生，他们对我也是赞美、关怀溢于言表，这真是属灵的争战，双方的对立是白天黑夜的分明。所以，虽然他们对我很好，反复说：我们相信你的信仰是纯粹的，你也不是犯罪；还是把我关了 48 个小时，还是会为了让我写保证书欺骗和威胁我。

下面我记录几段和警察的过招，见证由神做编剧、导演、兼制片人的杰作。

**场景一：**主日下午刚刚转到我居住地的派出所，一男一女两个警察问询，并记笔录。他们并不能提供守望是非法教会的书面证据，只是强调户外敬拜的形式不对。一再劝我在这段敏感时期改到我家附近的“正规”教堂聚会。此时，焦点还不是保证书，还在力争让我弃守望从三自。

“我们不是让你放弃你的信仰，基督教也是国家认可的宗教之一。我们只是让你到国家认可的正规的聚会地点，离你又近，都是基督教，为什么一定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们常常去咱们这里的教堂，和牧师们聊天，觉得他们都很好，神学院毕业的。”在跟他们讲三自和家庭教会的区别前，我先要定下一个调子，因为“Finally, this is not a matter of reason. Finally, it is a matter of love.”（这是为了不肯发伪誓服从英王亨利八世而被砍头的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在至爱的女儿流泪劝说他时，所做的回答。）

“我不知道这么跟您说，是不是好理解一点。这就像谈恋爱——爹妈给介绍的，也是男人，但是你就是不喜欢。”警察笑了。

之后，我跟他们坦言自己去过三自教会，差点受洗，却总觉得不对劲。后来才明白，三自的问题。讲了讲政教分离的原则。他们也很吃惊——原来三自的牧师们是领政府工资的！跟他们一样。就是分工不同。他们下次再去三自教会不知道看那里的牧师们还会不会“觉得他们都很好”？

## 场景二：周一早上

负责我住处的某片警，系相貌英俊身材高挑的中年男子。显然知道自己的魅力，走亲情统战路线，坐到我身边的沙发上，称我小妹，盯着我的眼睛，压低声音说：

“我现在不是以警察身份跟你说话，你如果看我不舒服，我可以换便服，请你信任我。我是为了你好，我的目的就是咱们俩都能早点回家。我下面要跟你说的话，是我作为警察不该说的，这里有监控，我现在小声跟你说，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我记起天明牧师最近牧函里说的：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于是以正常的音量开口：

“于警官，我觉得很对不起您——我有欺骗您的嫌疑。您别看我这么笑咪咪的跟您说话，就对我有幻想，以为我可以被劝服、被改变。保证书我是不会写的。您也不要为我找什么折中的办法。您的底线就是要我写保证，我的底线就是绝对不写。您就忠于您的职守，就像我也忠于我的职守，别为了我做任何不合规矩的事情。您千万别对我有任何幻想，就按照规矩，该关多久关多久，24、48、一辈子，都可以。您现在就是一枪毙了我，我也不会改变。”“王女士，我对你不是以警察身份，我是……”“警官，如果您不是警察我根本不需要在这里听您说话。而且我

这样回答您不是因为对您的警察身份有敌对。即便您是我爹我妈，我也是这么回答。您不要对我有任何幻想。”（整个过程，以最温柔、最平静、最真诚的语气表达，时而微蹙眉头，时而若有所思。）

帅警察无语了。

“……”

备注：如果有人觉得我这样有折磨警察之嫌，请了解，这位自称我“大哥”的，就在前一晚上，跟我第一次正面接触的时候，发现我沉默不语，非常严厉的说：你没有沉默的权利——那是西方的东西，你现在是在中国！我答：“刚才我在盘问单子上签字的时候刚刚看见，白纸黑字写着的。如果单子写错了，麻烦您给删除。”

### 场景三：周一夜里

这几天看着我的女警官都非常和善，对我除了尊重还有羡慕（我坚持平日中英双语大声朗诵圣经的习惯，她们听到后纷纷要求跟我学英语。），她们对我作为一个人有着善意的兴趣和关心，也有着真诚的不解和诧异。这些在男警官身上很少见。那个自称我大哥的片警，自从对我丧失了“幻想”后，也不再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

其实，我们基督徒对这些逼迫我们的警察也应该放弃一切幻想——我的意思是对于他们所代表的政权、操纵他们的势力放弃幻想——魔鬼永恒不变的政策就是要攫取我们的灵魂，破坏我们的 innocence（在神面前清洁的良心）。对他们作为人当然要怀着爱心。

我跟陪我过夜的女警察聊天。问起她们平日主要对付的是什么治安问题。谈到卖淫嫖娼的盛行，慨叹这种现象的丑恶污秽。

沉默一会，她问我为什么不肯写保证，这样失去自由 48 小时，多累多辛苦。她也不容易，家里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妈妈啥时候能回家。

我突然很感动，跟她和旁边居委会派来已经疲惫不堪的小姑娘分享了我在主日前看到的胡建弟兄失去居所工作的见证。她们默默无声的听着。

结尾时，已是凌晨，弥漫着烟雾的问询室里，已经哽咽的我说：如果一个在北京没有固定住处、身体不好、比我年轻很多的弟兄，能够为主摆上到这个地步，

我，身体健康、无家庭缠累、无流离失所之虞（我的住处是我自己的房子），随时可以找到一个你们鞭长莫及的工作，竟然，嘎嘣，写了保证，我没脸见这样的弟兄，我对不起神给我的恩典。”顿了顿，突然迸出：“跟卖淫嫖娼有什么区别？”

大家都笑了。一宿无话。

### 场景三：周二上午

此时，距我48小时期满还有半天，所长出面，最后挣扎一次，魁梧雄厚，双目炯炯，完全是警匪片里走出来的大汉。

“王女士，不，应该叫您王小姐，您还没有结婚，还很年轻。王小姐，怎么样，这几天？”我赶紧从沙发上坐直，笑逐颜开，发自肺腑的：

“很好，我很好，感谢您。”闻言所长的脸转阴了：

“好？怎么可能好？在这里呆了好几天。我觉得您这么说是违心的。”

我更加开心的笑了，但接着很严肃的说：

“是真的，我真的很好。我很感谢你们对我的尊重和关心。我的待遇比我预计的好很多，其实你们完全可以对我更糟。我不会介意。”所长转换了话题：

“昨晚我和你们的那个执事王亮聊了聊。那是个好人，非常好。我们交流的很好。他说你们好几个姊妹都写了。”

我当然知道王亮不可能说这种话，不过与其质疑所长话语的真实，不如告诉他：

“我想所长您还没有明白，我从一开始就是这个立场——莫说别的弟兄姊妹写了保证，就是我们的牧师也写了保证，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写了保证，我也不会写的。”“王小姐，我觉得你是个很善良的人，但是有一点你不好，你不应该如此自私，你就算不为自己，你毕竟是中国人，为了你的父母，你应该再考虑一下。”

“所长，我不是没有考虑过。如果我伤了父母的心，还可以给我爸买两瓶酒，给我妈买两件衣服，回到家，跟他们道歉，跟他们认错。现在，我要不认的是上帝，我伤了他的心，羞辱了他的名，我拿什么补偿他？我难道也给他买两瓶酒？神需要我做什么呢？不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吗？”所长眉头紧缩，颇为真诚的：

“我不明白，如果你这样下去，我们警察以后老是去找你，你不觉得麻烦？你觉得好吗？说白了，您只要写了这个东西，我们就不管你了，你还有你的自由，

也没有人会知道您写了。”

“所长，首先，我在没有见到你们之前，也觉得整天被警察找是件很可怕、很痛苦的事情。可是现在跟你们接触了之后，我发现你们都是很可爱的人，我觉得如果一定要被你们找，也不是那么难受的事情。”我真诚的微笑。“至于保证书，我不是怕被教会的人知道我写了保证书，因为就算谁都不知道我写了，还有上帝知道，还有我自己知道。一旦写了保证，你们倒是不找我了，可是我的良心它就开始找我了——它找我，比你们找我更加频繁；它对我，比你们对我更加严厉——你们还让我吃饭睡觉，它能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真的怕。我其实很胆小，我怕警察，更怕管着我良心的上帝。”

所长走了。

最后，我特别要感谢为我们流泪进食祷告的弟兄姊妹，还有亲自到派出所外面守候、慰问我的弟兄姊妹和同工。你们的爱颠覆了我对自己孤身女子的定位，粉碎了我做孤胆战士的梦想。

下面是我在最后一个上午读到的经文，与你们共勉。

“弟兄姊妹们，我要你们知道，我的遭遇反而帮助了福音的进展。结果，王宫警卫队全体，和在这里所有其他的人，都知道我是因着基督的缘故被囚禁的。我坐牢，却使多半的信徒对主更有信心，更加勇敢，毫无畏惧地传讲上帝的信息。”（腓立比书 1:12-14 现代中文译本）

我读圣经的时候，读给自己，也读给看守我的，还有和我一起被看守的一个女孩子——她因为周一晚上在我家附近的超市行窃被抓。我读经唱歌，她开始哭泣。我停下来，她跟我讲她的遭遇——她的丈夫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要跟她离婚。她要自杀，没下决心，就到超市随便拿东西，为的是引起丈夫的注意。我为她开声祷告，她被警察带走，走之前说好了出来后跟我联系。

主在这 48 个小时还做了许多别的事，要是——记录下来，我想，我的笔是远远不够的。

# 4月17日户外敬拜分享

文 / YA

## 我并非勇敢而坚强

有弟兄姊妹说我勇敢而坚强，其实并非如此。第一周户外敬拜的路上，我的心怦怦直跳。前几夜，我分别作过很长时间的祷告。该交托的都交托了。也明确了该如何持守自己的信仰。但未曾想，我的心还会跳得如此强烈（但4月17日却异常平静）。

4月17日21:30左右，警察带我下到一层一个刷了门卡才能进去的昏暗、阴冷的走廊。我被要求配合保安留下每个指头、手掌并掌侧部位的指纹。还被靠在门上—个特制的方框内拍了照片。这分明在定义我为罪犯之前，就已经把我当罪犯对待了。我心里想，这些程序走完了，也许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因为走廊的门始终开着。警察也微笑着。“好了，我可以走了吧。”“走，上哪儿去。”警察收起笑脸，对保安说：“把她的东西登记一下，”然后转身对我说：“你，进去呆着吧。”我的心顿时凉了一半。在被要求连眼镜也要收走时，我的心就太难过了。因为我有一千度的近视，眼镜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在眼镜被拿走之后，我的难受是前所未有的！

23:30左右，我明确判断出，警察不会再来找我谈话了，他睡觉去了。我放松了下来，希望享受一下安静。保安频繁地吸烟。我请他们别抽了。这在他们看实在太可笑了。这一点，警察比保安更文明些。烟熏地我头痛、眼睛疼。再加上，阵阵袭来的厕所的臭味；保安频繁地随地吐痰的声音以及最要命的寒冷包围了我。我带着一切的不适，来到主的脚前。主用他的慈爱、怜悯温

暖着我，虽然眼泪哗哗地往下流，甚至抽噎，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是感恩的泪。我们所受的，与爱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受的相比……。不，这是无法相比的！

## 主的预备是奇妙的

4月17日清晨，很奇怪的，我没有穿前天晚上准备好的衣服，而是穿了另外一身厚实很多的衣裤。出门后，热得我自己笑话自己。可不曾想，即使是这样一身厚实的衣服，在当天晚上也差点被冻哭了。

4月17日清晨，离开家的瞬间，临时决定将复习考试的书从书包里拿出来。将福音单张和杏花特刊装了进去。不曾想，警察搜查我的包时，积极主动地将这些都拿去读了。

4月17日清晨，我给组长发短信“我心中有异样的平安。”之所以强调“异样”，是我清楚地知道：这平安不是我的，是被放在我里面的。主所赐的这大平安，从17号清晨到我离开派出所就一直在我心里。

4月18日凌晨，保安将因诈骗、醉酒滋事关押进来的男士集中关进两间房里。给我腾出一间，让我进去躺会儿。我喜出望外。但躺下来显得更冷，我又不得不起来活动。这时，我隐约看见长条木凳尽头有个枕头样的东西。我大着胆子，走过去摸了摸，用手提起来一看。是件棉大衣。主啊！你的预备何其丰盛！经保安同意，我赶紧穿裹上身。暖和啊，真暖和！第二天，保安提着那件棉大衣，在关押的人中间问了半天，也没人认领。主的预备是超然的。

4月18日清晨，保安打开了走廊尽头的窗户。新鲜的空气，明亮的阳光。原来，那在我看来很平常的每一天，都充满了主的祝福。我默默地祷告：主啊，求你不要让我在这里再过一夜了。9：30左右，王姊妹如空降一般出现在我眼前，并告诉我，下午3：00就可以出去了。没曾想，中午12：00左右就在王姊妹的陪伴下离开了派出所。大门口，站着组长和我的那一半。

## 感谢的话

向我丈夫——一位资深慕道友致敬！（借用小组里一位姊妹的表达格式）从17日被警察带走，到18日中午被放回，我丈夫没说一句埋怨的话。只是当知道我在里面的情况后，后悔当晚没和警察唱红脸。那样，也许能把我需要的东西送进去。他一边陪着孩子，一边加班，一边惦记着我。当我见到那位“空降”的姊妹并问及他时，那姊妹说：“他很好，很平静，还安慰我们呢！”出来后的这一周，片警和居委会的人频繁不期而至，我只打打招呼、倒倒水，剩下的时间都由他陪着他们天南地北地聊。记得一位警察对我说：“你老公说的有道理！这事儿，放在眼下是个事儿。再过20年，也许再正常不过了。”我丈夫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但该硬气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含糊！经过这件事儿，我爱他又多了一点儿。

亲亲我的宝贝儿。从派出所出来第三个晚上，快要睡着的小博扬用两只小手摸着我的脸，闭着眼睛，迷迷糊糊地说：“妈妈我想你，你不在的时候我也想你，但我只找爸爸。”从博扬出生到如今（2岁7个月），除了被关的那一夜，每晚都由我陪他入睡。宝贝儿，谢谢你！谢谢你那天晚上没有撕心裂肺地哭着要妈妈，而是平静地选择了爸爸的陪伴。没有让爸爸为难。（爸爸讲到这时，也觉得奇怪。）

“不多说了，给我省点电，我没带（手机）充电器。”从被警察带走到放回，弟兄姊妹的问候几乎就没间断过。甚至国际长途打来问候平安。最让我哽咽的是：当我从警察手里拿回我的手机并开机的那个瞬间——收到短信的“嘀嘀”声，几乎连续成了一条线，进而象一道彩虹将我缠裹起来——全是弟兄姊妹的问候。我的心被震撼，不是我一个人在面对！在过去那特殊的30个小时里，在眼下还未止息的风浪中，还是以后未知的种种经历中，我都不会是独自面对的。我永远不会孤独！

感谢主赐给我这么宝贵的经历！

# “我若死就死吧！”但“连身也不动！”

文 /HY

## 一、今天遇到的事情

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宣告：“我若死就死吧！”但“连身动也不动”。

我今天早晨已经被软禁在家，不能出门。我已经告诉他们我明天要出差，周末不能去主日敬拜了，我以为他们已经接受了我诚实的言语。因为上次我出差，我就明确的告诉他们了，他们就接受了。这次是我大意了，他们根据手机定位知道我已经回家，一早堵在家门口。

因为我周五晚上零点要带团出国，所以当这样的事情临到时，我很着急、也有很多人的想法，一阵忙乱、希望通过律师或者找关系解决。但是感谢神，在弟兄姊妹的祷告下，我的心越来越平静，我知道我还有东西没有向神摆上——那就是我的工作、那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是我在公司及工作上当负的责任。

大概我们一旦成为神的子民，就“忠孝不能两全”——我们永远做不到即让这个世界上的人喜悦我们并且同时又让神喜悦我们！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对神，就注定要不断地面临十字架的抉择，是选择神作为第一位的、还是屈从退后一步走折中的道路，我知道“我若退后，神必不喜悦”，我更无法面对这样爱我并为我背起十字架付出生命的神，所以我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宣告：“我若死就死吧！”但“连身动也不动”。

其实很多时候，神都考验我对他的信心和信任，每次户外敬拜我都面临很大的挣扎，当每次靠着神赐给我的话语和他的恩典胜过之后，尤其是被带到派出所时立刻就有了极大的平安，连自己也稀奇，感谢主！这也让我不敢自夸，

我深知若没有神的恩典我根本无法跨越心灵的极限，我是没有胆量走出去、也没有胆量敢于面对这些的，我靠着主一步步的往前走，就像《以斯帖记》所写的、并且今天再次决定“我若死就死吧！”但“连身也不动”！

我深知道我若这次不能出国我所面临的局面和要付出代价是什么，但当想明白连死都不怕了，我也确实没有什么可怕了！我更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必保全我所交托给他的——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我也深知每次当我决定付代价跟随他时，他都一次次的为我开通道路，保全我的一切并以他的丰盛的恩典和祝福赐给了我，他告诉我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至今在我一切的经历中我的神对我从来没有失信过，他的信实直到万代，阿门！

感谢主的恩典，当我决定、也甘心原意为此付上不能出国及因此所要面临的后果、并愿意付上工作的代价时，我的心充满了平安（当然也是大哭了一场，以至于外面的警察以为我怎么了），感谢神的恩典和怜悯！而且感谢神，至少到了今天我可以问心无愧的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可以敞着脸见神的面了，感谢神赐给我这样的恩典，这原是我所不配得的，谢谢他丰盛的怜悯，阿门！

现以三次户外神赐给我的经文与弟兄姊妹共勉：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做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做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立比书37-8）

“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对我而言指出去敬拜神），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以斯帖记4:13-14）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希伯来书10:35-38）

这些经文都不是我专门为了是否出去敬拜向神求得的，而是神奇妙的藉着灵修、祷告会、听于宏洁教会建堂的股份、与女儿分享神在我生命中的恩典时神显明给我的。当经文出现时，我心里就平安的知道这就是神要对我说的！每

当我按照神的心意、大哭一场、跨越心灵的极限、愿意付代价并且迈出脚步跟随他时，每次神的恩典都是够我用的，而且我每次都没有付上什么代价，而往往是神赐的满满的恩典和祝福，并且神藉此拓宽了我对他信心和信任的心胸和度量，他也拓展了我的疆界，阿门！神待我一直是这样，至今他没有改变过，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我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所信的神的信实永不敢变——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而且他是创造、掌管万有、并叫死人复活的神！阿门！”

其实我们若不肯付代价，就永远不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一位神！主耶稣为我们付上十字架生命的代价，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赎，我们若不肯付代价，跟随主耶稣就成为空话，神的大能大力就无法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愿神带领我们，阿门！

## 二

我持守户外敬拜的原因，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我深知大恒科技就是神为守望教会预备的敬拜他的圣殿！

首先，2009年建堂事工向神求证的三个印证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

1，3月份会友代表2/3的人员同意建堂；这个很容易达到；

2，6月底教会建堂奉献达到1000万元，如果到不了1000万元，建堂就不是出于神，建堂就停止；3个月的时间达到1000万元的奉献，大家觉得容易吗？如果没有神出手，大家觉得可以成就吗？如果神是真实、信实的，我们向他已经明确提出了如果达不到1000万元，建堂就不是出于他，建堂就停止，那我们觉得神听不到我们众人的祷告吗？会跟我们开这么大的玩笑嘛？！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神在生命上的带领，那我们觉得神的带领是清晰的还是模模糊糊的？神经常跟我们开玩笑嘛？如果我们清心的问问神，答案自然会很清楚。

3，12月底必须全款买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殿堂，如果买不到殿堂建堂就不是出于神，建堂就终止；而且我们要求神为我们预备的是1500平米，金额在3000万元以里；

我们都知道在购买殿堂时我们遇到了多少阻拦，每每拿到合同都签不成，有

关管理部门布置下了天罗地网，使我们根本就无法购买到殿堂；记得大概是到了12月份我们还是签不到购买合同，好像是在12月9日的那个周三祷告会上，天明牧师带领我们祷告，整个祷告会充满了圣灵的同在，我们的祷告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天边的那一小片云”，感谢主，大概在12月15日的那周签到了合同，在这样天罗地网的阻拦中，神派卖方主动找到了我们，但要求一周内交齐全款，那时资金到位还差1000余万元，但是在指定的时间12月22日银行下班前的时间我们交齐了全款！房子大约应该在1488平米，金额大约在2800万元，具体数字我记得不完全准确，但完全符合我们向神要的标准，而且用刘官长老的话说那房子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所想要的各样房间、设施都全备，几乎无需过分的装修，这就是神赐给我们敬拜他的殿堂，阿门！

4，至于借款，我知道部分弟兄姊妹对此是不是神的带领有疑惑，但我以一个姊妹向着神的忠心和向着弟兄姊妹诚实的良心分享一段经历，以见证神在此的恩典。

借款出不出于神，是不是我们的软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所求的签下房子的时间、面积、房款金额、和按时间一点都不错过时间并且不差一分钱的全款支付是出于神，这么又大又难的事情，若不是神出手，没有人能够成就，阿门！对此确信不疑！

再说借款，我需要简单分享我的奉献经历。我是在祷告中极其挣扎的完成了我简单的奉献，但是我向神祷告的是奉献我所有为神所用。我哭着向神在奉献上有四个祷告：1，我先奉献神带领我奉献的部分，如果最后建堂款项还是不够，我愿意奉献我所有来归神在建堂上使用；2，神说：“我们为神舍去……无不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向主要“主啊，我看看你怎么使我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要在今生看到你给我的百倍是什么？！”3，我没有钱来供养女儿出国学习了，那就求你来供养，也求你改变女儿的价值观，使她不因为今生在财务和世界上的缺失而受到伤害；4，是为婚姻，就不说了。

当奉献完后，一次恩平师母见我说到此事，我说，我现在没有钱了，恩平师母说“难道神不再祝福你吗？”我说“估计够呛，反正这几年是没有钱了。”而之后我所在的公司发生了一个在人看来根本就不可能成就的很大的事情，而当这件事情看起来要成就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恩平师母那句话“难道

神就不再祝福你吗？”这时距我的建堂奉献的时间也就一年时间，而神赐给我的祝福是我奉献的75倍，我知道神定意要祝福我100倍，其实我原来求的百倍并不是钱，但我心里明白神是要我知道他是怎样一位信实的神！而且，我知道他赐我百倍并不仅仅是为要祝福我，是对守望教会建堂的继续印证！是对守望教会的祝福，阿门！

关于建堂借款，当晓峰牧师在那次祷告会说到借款未还的问题时，我一直在流泪，我知道我们都亏欠了神，我们需要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但我还是没有特别感动要奉献，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后来教会宣布会友代表大会表决包括如还不齐借款建堂就终止时，我当时很紧张，因我知道建堂出于神，但如果真还不齐借款怎么办，我还是没有奉献的感动。紧接着我在这个宣布后的周末，我居然发生了车祸，是我开车睡着了，把前面的车撞的几乎报废了，我的女儿从座位上弹起，把前挡风玻璃都撞碎了，但所有人（包括女儿）都没有受伤。但是我因为驾照到期、本想下周一就去更换驾照，但因还没有更换，到期的驾照无法走保险，因全责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这一撞把我彻底撞醒了，我想起我建堂奉献时向神的一个祷告，“如果建堂款项不够时，我愿意付出我的全部来补上。”我心里非常平安的知道，神在管教我，我要付上全款还齐建堂奉献，如果我的钱不够，我要借钱也要还上建堂奉献的借款，我非常平安清楚地知道这就是神对我的带领，并开始准备款项……，但是会友大会没有召开，这就是我上个分享所说的因为我们停止了脚步，所以看不到神的带领了。

我分享这段，就是以一位基督徒真实和诚实的良心告诉大家，神在建堂上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带领和祝福都没有停止过，大恒科技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圣殿！即使借款出于我们的软弱，也是神允许的，神已经为借款做了丰富的还款预备，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和带领中，阿门！

所以，回到我的第一个话题的主题，我就是因为真的知道建堂是出于神，而大恒科技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殿堂，如果不能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殿堂敬拜、就像不能回到购买的房子睡觉一样，就只能在室外敬拜了。这就是我持守室外敬拜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深信神既然已经动了工，就必保守成全——直至成功！这在我们生命的经历中太多神这样信实带领的案例了。而且，我也深信神听了我们建堂事工中

的“信心”、和“成功”的原则的祷告，他即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就必用他那大能和全能的臂膀带领和托住我们前面的道路，阿门！

第二，我并不知道神是否使用我们这次户外敬拜的行动拓展神的疆界，但我知道经历了这几周的户外敬拜，神的疆界已经被拓展了；我也不知道神是否要藉着这次的户外敬拜破碎撒旦、或政府政策对神的教会发展的控制与辖制，神的心意我是无法测度的，但我也抱定“即或不然……”的决心、坚定的跟随神，因为我知道神并不要我们什么都明白，神只要我们忠诚的跟随他脚踪的那颗心，其实我们的力量和能做的都是有限的，但当我们忠贞不渝的坚定的一步一步的跟随他向前的时候，神的国度就降临了，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阿门！

上述的两点原因就是坚定的跟随、并持守室外敬拜的原因。上周六，海淀堂带我信主的一位非常敬虔的姊妹给我电话，劝我在现行的体系下完成神的各样事工，其实我们都知道现行的体系已经严重影响了神国度的拓展、和生命牧养的供应支持，但现在是不是神要破碎反转改变这个界限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但我深知我要持守户外敬拜的原因，也是跟她说了上述两个原因。她还是不太能理解。

当周日我进入派出所第二天早晨5:00，她给我发来了一份短信，很感恩，短信内容：“在信念缺失、人性沦丧、生活麻木的环境中，一群社会精英，以你们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信仰？信的是什么？理解、敬佩你们，继续祷告支持！”感谢主，神在动工！！

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已经在动工，不是每一个阶段都有这样摆上跟随神、并蒙神大大祝福的机会，我的信条就是——一定要在神的各样恩典上有份，这样我的生命才能够真实起来，才能够经历真实的神，并承受他无限的祝福，阿门！

甚愿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在这样的祝福上有份，阿门！

作为结束语——再次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宣告：“我若死就死吧！”但“连身动也不动”。主啊，即便是摆上生命，我也要跟随你，坚持不动摇，阿门！

颂赞荣耀归给我们永活的全能真神，阿门！

# 我看见上帝牧养的手：在警察局

文/XX

当年新恩传道要出国读神学了，临别前最后一次讲道中说道，上帝会亲自牧养他的教会。记得那时大不以为然：人要走了，漂亮话可真会说，把我们交给神了……但是，4月以来，尤其是当几乎所有的教牧同工都失去了行动自由之后，我真的看到了上帝牧养的手，甚至是在警察局，通过警察先生们。

4月17日上午，第一次被带进海淀警察局，虽然已经作了24小时甚至48小时被拘禁的准备，但是走进这里，心还是扑腾扑腾直跳。看见警局里的警察们开始分配任务：来活了，来活了，xx，去那边，这里来一个……一下子好像看到突发事件爆发时，我的那些新闻同事们的那股劲儿，紧张又兴奋。说起来有些对不起人民，但是新闻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一种职业，越有大事越兴奋，挺不道德的。

就在这时，我听到一个年轻警察感叹：一拨一拨的，真上啊！这感慨中似乎有惊奇，有佩服，有赞赏。这一声感叹突然让我的心平静了。嗯，我今天没有白来，让这位年轻警察感慨的人中有我一个。此后，我可以平静地面对任何一位警察的问讯了。

简单问讯之后，我和弟兄姊妹按照居住地被分门别类交派出所带回。我的派出所是一辆小面包4个警察，其中还有一位女警察，估计是特别为我安排的，很人性化。

路上，汽车前挡风玻璃上溅了几滴液体，前排座的警察抬头看看明晃晃的太阳和黄橙澄的大风天，困惑地问：下雨了吗？

另一个警察接话说：不可能，前面的车撒的水吧……

不是，你看还在掉点儿，是下雨。

这样的太阳下雨？什么天儿？

我刚想接话茬：是太阳雨。就听到一个警察嘀咕：出啥冤情了？这样的雨……我的心咯噔一下闭上了嘴。

派出所里，询问我话的警察一会儿红脸一会儿白脸，但是总体上是不跟我讲法律，只跟我讲政治。（后来我问另一位传道人弟兄：警察跟你讲什么？他说警察也不跟他讲法律，也不跟他讲政治，警察跟他讲信仰。有趣，我好想跟教会的弟兄姊妹晒晒自己的被问讯经历，看看警察跟我们都讲什么。）这个过程中不只一个警察进来好奇地看看教会的案子，还时不常冒出句特不专业的话，让我心里头特笃定，特踏实：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咋都套不进去，所以只能讲政治了。讲政治咱不怕，咱受共产党教育40多年，从小就被灌输马克思主义，四岁就能背诵老三篇，12岁通读毛选五卷，还怕讲政治吗？于是……嗨，那些话留到下一次写警察叔叔和我讲政治的时候再写吧。

也就是这一天，我同小组的一位弟兄要出门上班，被居委会和警察联手拦截到派出所，没收手机，按手印，举着名字照相等，折腾了个溜够儿。可怜我这位弟兄原本主日聚会也被单位加班搞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从来没参加也没准备参加户外敬拜，所以对于那些基督徒如何保护自己的文章也不太上心，总觉得和自己没有太大关系。没想到这才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警察扣留他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小组的弟兄姊妹曾经去过他的家。弟兄辩解说：我家里就不能来客人吗？警察说：别的客人可以，基督徒聚会就是非法。

结果就是，下次小组聚会的时候，该弟兄和他的妻子成为教会的积极辩护者。他们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不是户外不户外的的问题，而是还能不能坚守基督信仰的底线问题，除非去海淀堂，否则警察叔叔的威胁就永远有效……

感谢神，这可比我苦口婆心讲多少话都管用。

上帝，我感谢你，在这一天，我看见了你自己亲自牧养的手，甚至是在警察局，甚至是借警察的手。

# 我那坐在派出所门口的弟兄姊妹

文/XX

17号被四位警察客客气气地带回派出所之后，我就做好了在这里待够24小时甚至48小时的准备，所以基本还能气定神闲。只是手机时不常地被警察“借走”看看，让我为那些热心发短信慰问我的弟兄姊妹担心，千万别牵连了他们。

到了下午，警察告诉我：你们教会有个人来看你，问你想吃什么东西？说出的名字我隐约印象，但是不太熟悉。我让警察告诉来看我的弟兄：我挺好的，回去告诉大家放心。

后来，我在警察带领下去上厕所，经过一间敞开门的房间，听到一个并不熟悉的声音喊了一声：“小雪”。我没有回应就走了过去。一来眼睛不好，看不清楚喊我的是什么人；二来怕是万一在这里遇上熟人，可别把没关系的人扯进来。

直到晚上快十点了，我单位来人接我出派出所，听警察说我教会的弟兄仍然在外面等着我。我在电话里告诉弟兄：我单位的领导已经来了，肯定不用太多时间我就能回家了，你回去吧。但是弟兄说：“我还是等你出来看见你了再走。”

等我走出派出所的大门的时候，在窗户和路灯的光影中，我看到了一个高高大大的身影站在派出所的门边，是还在等我的弟兄。走近一看，脸是熟悉的，在教会的主日崇拜中常能见到，但是一直不知道名字，这一回或许真的能

把名字和人对上号了。好想抱抱这个年轻可爱的弟兄，不过觉得弟兄似乎很腼腆的样子，怕吓着这个孩子，就拍拍他的胳膊（他有点高，我拍不到他的肩膀噢）。然后弟兄就乘公交车回家了。

后来听说，在另一个派出所，我的一位姊妹在那里被单独收审超过了24小时。一位平常在教会中没有什么服侍的姊妹驾车去探望她，送吃的喝的，因为不让见面，这位姊妹就从她的车里拿出一个小凳子，坐在派出所门口等。

我比较熟悉这位坐板凳的姊妹，平常挺注意修饰自己，人也漂亮。我一想那么淑女的样子，居然不顾风度地坐在派出所门口，让风吹乱她的头发，让太阳晒黑她的脸颊，让嘴唇干裂，让尘土满身，让人来人往的目光诧异地打量她，只是为了让看不见的姊妹知道：外面有人在陪着她。

我是怎样地爱我的弟兄姊妹啊！

我知道，你们比我更勇敢。

4月10日晚上，我在一位传道人家，我们一起为那些被扣押还没有被放出来的弟兄姊妹着急，尤其是那些在北京没有亲属，没有直接理由去派出所要人的弟兄姊妹们。传道人到处张罗，看看谁能到派出所去过问放人的时间。那时传道人自己被三个大汉牢牢地看守在家里不能出门。那时我心里暗自心惊：这不是自投罗网吗，白天没被人家抓着，晚上告诉人家：我是守望教会的，来看我的弟兄姊妹。那时我真的没有勇气说：让我去吧。

我知道，你们比我更有爱心。

4月17日，我被带到海淀派出所的时候，我看见一位比较熟悉的姊妹已经在座，当时心中就想：她不应该在这里，她不应该来。她曾经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经历了很大的精神创伤，她不应该再面对如此严酷的精神压力。但是，我只顾着排解自己的压力，没有能够坐到她的身边安慰她，辅导她一点简单的放松方法。现在想起来，我很惭愧，我的紧张自私胜过了我对姊妹应有的爱心。

我也看见另外一位——我都不知道该叫他是弟兄还是先生，以前他常在我们教会出现，也常在一些不合宜的场合大喊大叫。以我受到的那点心理辅导教育，我判断他是有些精神障碍的人——他被警察单独放在屋子的另一端。我看见他慢慢地想靠近坐在一起的弟兄姊妹，被警察呵斥制止。后来他干脆大声地

背诵主祷文。（他的嗓门可真大，我们的牧师一定挺羡慕他的天赋，用于讲道都可以省了扩音设备）他的喧哗招来了四五个警察一顿按胳膊扭大腿的强制措施，恐怕吃了不少苦头。那时，我低着头，听着那边的动静，却不敢看一眼。我怕我忍不住要对警察说：他是个病人，你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对付他。我只想和那个人拉开距离，只想他不要连累我们教会，不要让警察把他当成基督徒影响了我们的见证……我的恐惧使我失去了爱心，我愧对我的神。

上帝啊，谢谢你赐给我们那些来在派出所门口的弟兄姊妹。

无论你们是参加了户外敬拜安全回来，还是结束了被看管重获自由，或者是你们在守望教会聚会的身份还没被发现，或许你原本就不赞同户外敬拜，没打算参加户外敬拜，此时此刻，单单是因为对弟兄姊妹的爱就守在派出所的门口，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看见上帝的爱已经彰显。

一个人慷慨就义固然不容易，而从容赴义就更难。如果说参加户外聚会敬拜还可能让一些不知内情的人不理解甚至反感，但是守在派出所外面的你们则让几乎所有人感佩。

你们的见证更让世人看见了基督的美善。

曾有一位牧师对我说：纵然人不顾惜，上帝会记念疼惜。是的，我们对上帝的爱让我们活出基督徒应有的样式，纵然有人不理解，纵然一时看不到果效，但是，神知道。



# 虽万千人，吾往矣

——5月15日主日敬拜记录

文/LL

这几周我的决定是：我们小组只要有一个人去平台，我就跟着去。我在里面的原则是：只求自保，不主动传福音。我做了发生意外的准备，挨饿的准备，被关48小时或更长时间的准备，被搜身，被照相，被吓唬的准备。

早上7点40分，我们小组成员下车，我看看大家，结果有一对夫妻去，于是我们三个一同向教会指定的敬拜场所前行。在路上又碰到一个弟兄，于是我们四个一起向目标进发。

“干什么来了？”到了第二层平台，有警察拦住我们，问。

“主日敬拜。”我们几乎异口同声。

“守望的？”马上过来几个便衣，其中一个问。

“守望的。”我们回答。

“来，这边，走吧。”他做了个手势，说。

我们跟着前面一个领路的，上了一辆大巴车。在上大巴车的路上，便衣看到迎面走来的一位男士，就伸出手去跟他打招呼：“你好啊！”那人也笑咪咪的说：“你好！”然后加入了我们被带走的行列。原来，那人，不，那位弟兄也是来敬拜的。

上了大巴，我说：“我不坐黑车，我要买票。”被拒绝了。

在大巴上我们开始敬拜。不一会儿，车开了，很快到了海淀派出所。我们刚坐定预备继续敬拜，就有警察上来抢走了我们手里的讲章。我说：

“这是我的个人财产，打印一张一块钱，你抢走了要赔。”

到最后，他们既没有赔钱给我，也没有把讲章归还给我。

接着我们分别被叫去登记个人信息。

问我的警察很和善。登记完我的姓名和身份证号，问：

“现住址？”

“我住在通州，具体地址不能说。”

“这个必须说。”

“这个真不能说。”

“不说你可走不了。”

“说了我就得被搬家。”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便衣，气势凶凶的说：

“那你就说你刚来北京，没有住址！”

“不对，我有住址。”

“快说！”

“真不能说。”

“你又没带身份证，又不说地址，我们就把你送到救助站去！”恶狠狠的。

“这哪儿跟哪儿啊？”我心里想。

“你站起来！”凶恶的。

我以为真要送我去救助站。于是从座位上站起来。

没想到他上来就抢我背着的大书包，一把抢过去后，“啪”的一声扔在茶几上。然后伸手上来推了我一把，我没站稳，被他推开几步远。

“你为什么推我？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一点礼貌都没有！”耶和华神与我同在，我就不怨恨也不害怕。

“我代表政府！你必须说！不说就是对抗政府！”那推我的火冒三丈。

“您现在这个样子只能代表您个人，政府不会这样对待一个合法公民的。”那人不理我了。转而向其他警察抱怨，说他脖子疼。

“您是颈椎病吧？”我问。

“是啊，你也是？”那人语气缓和下来。

“对，我也是颈椎有问题。您可以做做功能位训练，效果不错。”

“是吗？”有点好奇。

“我来给您做个示范。”亲切的。

我刚跪下，要做颈椎部位的伸缩，那人就赶紧过来，说：“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是在地上这样爬吧？”他在地上做了个爬的动作。

“不是爬，是这样。”我在原地做了两遍功能位训练的动作。

“哦，是这样啊！”那人也跪下学习。

都站起来以后，我告诉他：“你还可以用哑铃，这样拉。”我又做了几个示范。

“啊——你——你这人还真——带她回去吧。”那人吩咐。于是，那位一开始给我做登记的警察带我出来，他从始到终和蔼可亲，言语文雅。分开时我回头对他说：

“我觉得你是个好人的，愿神祝福你。”他高兴的笑了。

我回到大厅，跟大家坐在一处。

不一会儿，进来几个便衣，其中一个我上次见过，叫王海旺，以下简称“王”，是通州国保的。他快步经过我们，还冲我使劲儿指了指。

很快，他出来带我们“回家”。出了电梯，他指着那对夫妻：“他们，翠屏北里的。”“她”指了指我：“芙蓉园的”随后那对夫妻被带上一辆警车，我上了另一辆。我坐后排，左右各坐着两位保安，前面的座位却空着一个。

一路上，开车的警察一直问我住址。

回答：“不能说。”

中午12点16分，我被带到胡各庄派出所，进了115号房间。

过了一段时间，有个警察来给我做笔录。他叫楚帅青，警号：055479。

此人工作很有效率。在我一连串“不方便说”，“不能说”之后，于下午1点17分结束笔录。

两点左右五个便衣进来了，三男两女，围着我坐下。还是让我说地址。

其中一个男的站起来。

“来，给我背圣经的第三张。”

“不会背。”

“就你还基督徒呢？连圣经都不会背！瞧瞧人家牧师！”

“是，我要努力。”

“你说了地址，我们也不找你，你以为你是谁呀？你是不是觉得你很重要啊？我们犯不着，不会让你搬家的。”

“真不能说。”

“那你还去聚会吗？”

“去啊。”

“你这就是一根筋是吗？你也不想想，人家牧师怎么不去？就让你们去？”

“牧师被看守在家出不来。”

“谁告诉你说牧师被看守在家出不来了？”

“我去看望牧师去了，看见他被看守着，没有人身自由。”

沉默。

其中一个女同胞站起来，火药味十足，看样子想找个人打架。

“就你这种女的，到处找事！你看着吧！你老公肯定跟你离婚！”她说。

“做人要厚道哦。”

“你就等着吧！过不了多久，你老公肯定休了你！”她把神赐给她不怎么难看的脸都扭曲了。

“你是哪个单位的？”我问她。

“我是天主教徒！我是被派到这里的！就是因为你！”

“哪里的天主教？你——”我想问“你天主教徒来这儿干嘛”

“你给我现在就说，天主教和基督教有什么区别？”

“你天——”我想把话说完。

“说啊！你不是基督徒吗？一看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她又打断我说。

“你天主——”我还没把话说完呢。

“你就是没事找事！害我们这么多人就因为你一个！在这儿耗着！你干点什么不好？要反党反政府？”

“你天主教——”我实在想弄明白，她一个天主教徒来这儿干嘛。

“你下周还去不？”

“去啊。”

“你脑子进水了吧？”

“没有。”

“不说地址你就别想出去！”

“你出去吧！我不想跟你说话。”我总算说了句完整的话。

“你等着挨枪子儿吧！”天主教徒开始找门，走了。

其中一位女士姓何。民宗侨的，上次给我们训过话。

“说实在的，我们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你自己看吧，你要不说地址，等会儿我们可都走了，就剩下你一个人在这儿耗着！”

“别人相信你们，跟你们说了地址，你们就逼人家搬家，这是不对的。”

“我们不让你搬家，你别有这个顾虑。”

“人家犯法了，就请依法处理，不能耍流氓手段。哪个处罚条例里写着要被搬家？被辞职？”

“没人让你搬家。”

“人家跟你们说了你们就逼人家搬家，结果就是，人家不相信你们了，不告诉你们地址。”

“刘琳”，她突然叫我名字：

“你怎么上次跟个泼妇似的，这次就变淑女了？”

“瞧您说的，我现在能体谅你们了，知道这只是你们的工作而已。”

他们都走了，就剩下我和看守我的保安。

“我饿了，派出所得管我饭吧？坐牢都管饭的。”

“等开饭了，我给你问问啊！”

“谢谢，您真是个好入！”

“你不说可就真回不去啦。”

“哦，我知道。”

“你打算呆多久？一年？两年？”

“行吧。”

“真要把牢底坐穿啊？”

“是，为了正义。”

“现在哪儿还有公平正义啊？”

“有。”

等开饭期间，王又来了，把我带到派出所大厅见了一个来看望我的姊妹，他

对我说：

“你看看吧，就因为你不说地址，让人家就这么等着！”

我和姊妹拥抱，告别。

我被带回到115号房间，王问：“快说，到底住哪儿啊？”

“真不能说，请您理解。”

“那你就等着瞧！我们下一步要对你怎么样了，也请你理解！”

他突然变了一个脸色，把自己的脸弄的有点难看，凶恶的说着，迅速开门离去。我只来得及跟他的后脑勺说了句：“再见。”

不一会儿，有位姊妹分两次送来了食物和睡袋。这位姊妹特神奇，居然两次都是直接推开关我的房门，亲手把东西递给我。后来看守我的保安急了，说：“这大厅怎么回事？就这么让人进来啦？”

我正在等给我的“牢饭”，听说是烙饼。下午六点多吧，王和另两个便衣进来，带我坐车离开派出所。路上。

“去哪儿啊？”我问。

“送你回家。”

“我不用送，自己认识。”

“我们这是关心你。”

“那就不该限制我的自由。”

“没有限制你。”

“那就让我下车。”

到了我住的小区。

“你住第几单元？”

“真不能说。”

“下车。”

我下车，他们都下来，又都重新上车，走了。

我呆立片刻。

然后，我觉得有股暖流带着爱向我浇灌下来，我的心幸福的“砰砰”直跳。

“有神真好啊！”

我听见自己说。（完）

# 我有一个荣美家乡在天那边

文/刘官

晚上刚刚确认胡建同学将要被他的老乡送回家乡时，爸爸从家乡也打了一个电话过来，望着床上的儿子，我想：他将来对别人讲他的家乡在哪里呢？北京？真不像啊！

这位刚丢了工作、又失去住所的胡建弟兄，在分别访问过北京市朝阳区将台派出所和丰台区樊家村派出所后，又一次访问了海淀区东升派出所。这在我们的家乡，他相当于跨了五原县、磴口县和乌海市三地分别被抓了！在中国当代宗教工作者的口中，“跨区传道”这一耳熟能详的罪名就是以区、县为地界来划分的。与前两次不同的是，他在没有什么东西或地方可以失去的时候，却得到了一张回家乡的火车票！今天这样的事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我以为，当年在非典时期死于非命的孙志刚同学，早已为离乡进城的人不用再被遣送回去的同学们做了一次性的背书，没想到胡同学还是在北京市东南郊的小武基厂附近，见到了被北京市公安局引荐的湖北荆州老乡！在我与他通电话时，听不出来这是一位刚在派出所经历过48小时的人，倒像是刚参加完祷告会时充满了由圣灵带来的平安与喜乐的弟兄。他坦然地描述了他的老乡为他安排的路线，只是这路线中意外地增加了一个补办被人民警察办案时“因不慎”遗失的身份证的地点！

过了一会儿，爸爸打来了电话，也是充满喜乐的声音。他告诉我他是今天早上和妈妈骑自行车到县城的，看望爷爷后正在二姑家休息。在我们家门口被一群终日不见阳光不明身份的人员围困近20天后，他们放弃了与我们一家共同蜗居而选择了撤回家乡。倒也是，此前近一年的时间，小鸽子只能躺在床上吃和睡、我又终日不在家，丽娟守着小鸽子，载恩上学，爸爸采购和下棋，妈妈做饭，各司其职，互不相干，天伦之乐倒也其乐融融！不成想，今年四月后，小鸽子满地爬

的时候，我一反以前四海奔波的状态，被非法囚禁在家。每天抱个电脑、拿个手机地满地转悠，还时不时地半夜打电话哼哈几句的，这一来，把本来就已经开始紧张的人际关系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也真是难为他们了！最后还是爸爸痛下决心，在儿孙满堂和采菊南山的二难选择中，毅然选择了后者。此后，父母在回程的路上——路走访了四舅及其他一些亲戚并回到了家乡，将院里的菜园刀扯清楚后就到县城看望住在三叔家的爷爷去了！我想着两位年近60的老人骑着自行车去县城是多么浪漫啊，那条我骑了6年自行车的路，当年的黄土飞扬，一路的蓝天、绿树、黄土，我都是每每一路高歌、豪情万丈的！现在都成了柏油路，他们也不能象当年我那样，直接就爬在那河水边痛饮一番了！家乡啊！

爸爸在电话里问，情况还没变化吧！你爷爷看完了《杏花》（建堂专刊），情况都知道，一直在为你们代祷！旁边的二姑也凑过来说，我也一直在为你们代祷！一生在人看来没有文化无能卑贱的二姑，在神那里却是宝贝，她对神只存一颗单纯仰望的心！善良友爱的她帮助了无数的人，用她的爱心默默服侍了无数的人，在无数的喜乐与满足中，却是周围人嘲笑的对象。她的一句代祷让我温暖不已。想起这段时间网上汗牛充栋的批判守望的文章来，发现后者真是不值一晒！他们无论提出多少所谓的“真理”也好，这“理论”也好那“理论”也好，没有一个比我们弟兄姊妹主日要不要去到那个平台去敬拜的一个决定来得更有分量。这些所谓的大家或什么资深牧者，比起我这村姑二姑来，比起我的那些在派出所或居委会默默忍受嘲笑与辱骂、因承受持守信仰而带来各种不公待遇的弟兄姊妹来；比起那些真心因着领受不同反对户外聚会而痛心疾首在神而前泣涕祷告的弟兄姊妹来，真需要在神面前深思一下，他们现在真的应该做些什么事！（或者应该不做什么事）

以前看过某位写的《家乡在沦陷》，内容不记得了，但题目倒挺令人震惊的，我却看到，我的家乡依然有生命！爸爸说，我们一下火车就买了不少菜，家里还是好啊！是啊，这近一年在这里，他们确实为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家里几乎已经是家徒四壁了，他们回去还要重新恢复以前的生活，还要买菜和食物，还要伺弄那个不小的院子！但那是他的家啊！以前有一次我说，现在我在北京的家如何如何好如何方便，希望他们来多住一段日子，爸爸只说了一句：

“再好，那也是你的家！”如今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也能看望日思夜想的老父亲了！我的爷爷生在1918年，这位69岁才信主重生的基督徒，以极其朴实的方式述说着神在他身上的大能。我在做的家谱里，发现从他而出流着他的血的男男女女子子孙竟然有46人之多，小鸽子还不是最小的！他真是践行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命令，这也成了一代的传奇，这样的规模与豪迈，今后几个世纪之后才会有啊！我们从90年代末起就为他预备了多次可能的身后之事，但他却顽强地继续喜乐地活着，每天早上吃着最喜欢的泡方便面！然后分别早晚在他的房间里大声地为他的儿女子孙们祷告着！一直使我困扰的是，这么多的家口，神要如何在这里施行他的拯救大能呢？爷爷对我们不多的智慧提醒却使我终身受用，比如：买东西一定要区分需要的和必需的；深水流去慢，贵人话语迟；一生尽量不和两种人打交道，一是医生，一是警察等等；没想到这些智慧的言语也都成了丽娟揶揄我的名言。尤其是警察一说，人家竟然现在就驻扎到家门口了！

也在今晚，一位在房山的另一位姑姑打电话来问候，她是与我二姑同时同村长大的阿姨，二位都是在年少年轻时无入敢惹的烈女，没想到神在她们身上行了如此大的恩典，都在将近中年时分别得着福音与拯救，并成了多人的祝福。而这位后来随丈夫移居北京的姑姑，甚至在那里承担着不小的牧养教会的服侍，她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教会里是不是有三自的内奸？”因为在房山地区，三自的一部分“牧师”们，确实有不少扮演了拆毁教会的角色，这也是那里的一个地方特色。她的另一句话就是：“守望走的路，我相信是神带领的正路，你们往前走吧，我们这里的教会弟兄姊妹都在为你们代祷！等事情过了，你们来我们这里，牧养我们一下；另外，你们退修也来这里，这里风景好，空气好！”

最后，在这深夜里，我在思想，胡建还能回到他的家乡吗？或者说，他还能从他的家乡来北京吗？我的家乡在哪里？我父亲的那个家乡还是不是我的家乡？今天我生载恩的地方将来还是不是他的家乡？但我深信的一点是，无论今生的家乡在哪里，神已经在天那边为我们预备了美好无比的荣美家乡！那是我们生命在主基督耶稣里永远的荣美家乡！

# 默想天上二三事

文/孙毅

## 忆事之一

人的身体被限制不得自由的时候，似乎思想就更加的自由活跃，像是要把身体的不自由补回来似的。这几天因为不能够出门，思想就比平时忙碌时更多一些。当然思想更多地集中在反思在守望的服事方面。在对神切切地寻求与切慕中，神让我回想起在圣所中曾如此地瞻仰他，蒙他的恩典与激励，以至有一件事这几天时常地浮现在心头。其实，很早以前就知道，这件事已经被记录在天上，成为永恒中的事情，会一直在记忆中保存到回天家的那个时候。

事情发生的确切时间已经记不太清楚，其实也不重要了，大致是在2008年教会被冲击后不久的时间。在那个晴朗的周六的早晨，我从家中匆匆地出来，去教会给圣经学校上课。那时教会还在华杰大厦。因为每周六上午来教会上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路上还在想，作为神的工人在教会中服事还真挺辛苦，每个周六上完课吃完饭回去，这一个周六的时间就差不多过去了。

下了公交车，左转进到往华杰去的那个路上，因为脑子中想着上课的事情，没有听到背后似乎有一个声音。走了约一百多米，第二次感到听到一个声音在身后的时候，还是没有在意。这个路两边都是工地，平时有不少的农民工在这个路上走动，或许是他们问吃了没有吧。第三次听到背后的声音，这次是听清楚了，“吃一点吧，吃一点吧”，是在和我说话吗？我转过身来，看到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双手攥着一个用塑料袋包的紧紧的煎饼果子，距我有

五六米，见我转过身来，就停下脚步，再次用不大又怯生生的声音说，“吃一点吧”。我的眼神中一定流露出来，是在和我说话吗？她就紧接着说，我在教会中见过您；您们作神仆人的真辛苦，这么早就来教会。刚才您转弯的时候，我就看到您了；怕您没有吃早饭，就抓了一个煎饼跟着您。您就趁热吃了吧。在她说话的过程中，我的脑子快速反应，终于想起她就是转弯处开那个小餐馆的姊妹，最近常来我们教会；前一段教会受冲击后，教会同工架不住她热情的邀请还去过她那个小店里吃过饭呢。我赶紧说，姊妹，真谢谢，我在家吃过了才来的。确实，因为想到要上一个上午的课，我出门前特意吃的比平常多一些。“您再吃一点吧。”我确实是吃过了，真是多谢了。双方推让了几分钟的时间。姊妹的眼睛中也多少有点怯怯的神情，没有硬敢把煎饼放在我的手中。后来看我实在没有接的意思，就有点失望地转身走了。

在她转身离去的那瞬间，我有点后悔没有接下她的煎饼果子。望着她离去的背影，那一刻，我的眼睛忽然满了泪水。我算什么，竟蒙人这样的看顾呢？想起刚才还在想自己每周六来上课多么辛苦，我不觉地感到有点羞愧。神让我看到，这个早上，这个姊妹在主的面前比我更有义，所做的更蒙主纪念。

我转身继续向前走的时候，发现早晨的阳光比刚才更明亮了一些，眼前的路比刚才更宽敞了一点。“吃一点吧”，我又一次听到这个声音；不用转身看，这次声音是从天上来的。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天使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呀。那一刻，我眼前的路似乎成了通往天上的路。我想，将来回天家的路途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一条洒满了清晨阳光的路，有天使在用他慈爱的声音呼唤着你；当然，那时听到的或许不再是“吃一点吧”，而是“欢迎回到家中”的声音；看到的也不是手里紧攥着的一个煎饼果子，而是包括那个姊妹在场的父家盛大的欢宴。

以后在教会里也很少看到那个姊妹，但那个声音，“吃一点吧”，却常在耳边迴响，成为生命中的安慰。有时，我们肢体间很小的一个举动，如果从心中基督的爱里流出来的，定会被存到天上，在人的一生中被永远地纪念。在人生困境之时，带来那永恒的盼望。

## 忆事之二

自从教会再次做出户外敬拜的决定后，每次出家门走过门廊到电梯的那段路，脑子中都会下意识地想到，某一天出来的时候，如果不出意料的话，就会看到几个人再次出现在这里。虽然心里知道，再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内心一定会是平安的。但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每次走过而在人的脑海中想象的时候，心里偶尔还是会听到砰然心动的声音。毕竟在想象中，在这里陌生人身影的出现，还是作为一种对安定之家庭生活的威胁出现的。平安是相对这种阴影来说的；而这种阴影，我知道，靠着我自己是难以完全摆脱的；直到那一天，在这里发生了那个祷告后，这种阴影才终于被破除了。

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距我被完全限制在家，既不能够出去也不能够见来的人，已经约有一周的时间。那天下午，我带过的那个小组有几个姊妹要来看我。我说可能进不来，但她们还是执意要来，说神开路说不定会进来呢。说好了下午三点到的，直到三点半才看到她们出现在园中。果然，她们被挡在门外的过道处，说是上面的命令，不能够进去。我出去，看到来了三位姊妹；而她们身边站了四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其中一个派出所的W警察，一个保安，两个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我说，你们也不能够这么严吧。人老远地来一趟，怎么也得让人进家坐几分钟吧。不过，孙老师，W警察说，今天下午接到所里的指示，说是有领导下午要来找你谈话；如果我们把她们放进去了，领导刚好来看到的话，我们这一周都白干了，这身制服是否还能够穿在身上都很难说了。请你们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这几天跟W警察处的还可以，见他这么说，三位姊妹说就坐在这过道上谈几分钟，喝点水我们就走吧。我回到家中，拿了一大瓶农夫山泉，几个一次性的杯子。给她们每个人倒了一杯水。我们站在这里说了一会。虽然没有直接向这几个人传福音，但中间姊妹们各自讲的见证，我想还是让这几位蛮感兴趣的。十几分钟后，我说你们还是早点走吧。三位姊妹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说，我

们一起祷告完再走吧。开始听到这样的建议时，似乎既在期待之中，但心里还是有点出乎意外，心里想，八个人，挤在这个狭窄的过道中，几乎是人挨着人，怎么祷告呢？但我心里明白，如果没有在一起的祷告，姊妹们挂念的心是不会放下而平安地离去的。我敬佩姊妹们在这个场合下的信心；她们的信心让她们在神的面前比这个在主里被她们视作长者的我更有义。

于是，在这个狭窄的过道中，我们站在四个身强力壮的男性中间，开始了我们开声的轮流祷告。让人感到奇妙的是，祷告一开始，就不再感到身边看护的人近距离所产生的压迫，甚至是他们的存在。大家为着教会、弟兄姊妹的平安祷告；当然，每个人的祷告中都有对辛苦的看护者及他们家人的祝福；祷告的声音在那个时刻听着是那么奇妙。祷告中，很明显，他们与我们之间那隔断的墙没有了。祷告把阴影除去，把光带到了这里，让我感到这过道中满了从天上而来的光，这光照在人心里暖暖的；这光让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所处的地点，把我的心提到了天上。当祷告结束，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一个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笑容可掬地望着我们，其他人虽然眼睛埋在报纸里，但我知道他们的心已经被触动。

有些事情在发生的那一刻你就知道，它达到了天上，进入到永恒的领域，因为它已经成为你终生不会忘记的事情。事后想起周六下午的祷告，明白了什么叫积财宝在天上。其实也不是人作了什么，而是顺着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做了当时该做的事情，就有东西存在了天上，让人知道，人生在此世不管会遇到如何的艰难，那一刻带来的安慰都会终生地伴随着你，一直到回天家的时候。

那天晚上，TM牧师、XB牧师夫妇被分别带到派出所。我心想，他们来带我走的时间或许也在今天晚上。把包收拾好，心里经过了下午的安慰，就是在这种等待被带走的时候，心里也是满了平安与从容。或许，这是因为神知道我比别人软弱，所以特别派了他的天使提前来借着祷告来预备我的心吧。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来。

# 写给师母们

文/张鹤

最近特别有感动为我亲爱的师母们一一提名代祷，每次想起她们，心里都充满感恩和心疼。昨晚下班的路上一直想写封信给她们，就写了，贴在这里，算是对她们的致敬和问候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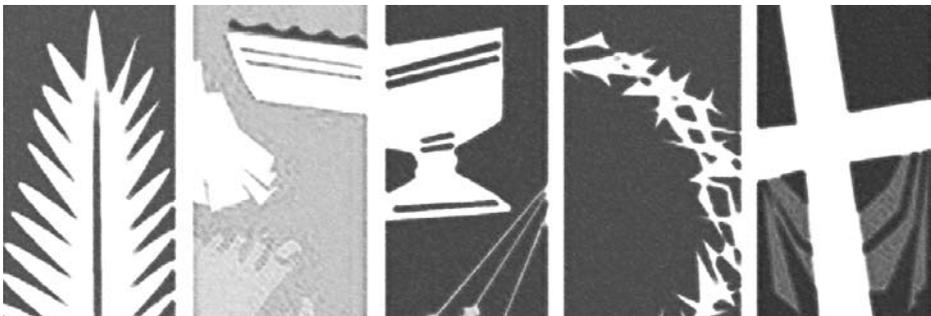
亲爱的姊妹：

感谢神把你们带到我们当中，在创世之初就拣选你们成为牧养、教导我们的众牧师、长老和传道的妻子，并在不算短的婚姻生活中，陶造你们的心灵和性情，使你们成为他们的HELPER和强有力的属灵伙伴！

在平静时期，你们常以安静的行动、殷勤的代祷和真诚的劝勉使我们得安慰，并以自己在婚姻中的美好见证鼓舞众信徒的心。你们在家庭中对丈夫的顺服、对子女的付出、对老人的看顾、对教会生活的投入，都让我们甚为感佩。感谢主，赐你们如此大的信心、爱心和力量，愿意在婚姻中表现你们的爱与顺服，这样美好的品格，是神所喜悦的，也为我们所羡慕。

如今，是教会面临山雨欲来和乌云压城的时候，身为普通信徒，我们在为主的道摆上最爱的亲人时会有痛彻与不舍，所以想到你们从始至终所承受的各种压力与冲击，我们就更加心疼和惦记，因为知道这有多么不容易。

许多艰难的时刻，我们无法真切地了解你们是如何度过的，但我们相信，在曾经的某个时刻，你们——勇敢果断如女勇士雅亿的你，一定早已在爱的疼痛中将自己、将心爱的丈夫完全奉献到神的手中了。不然，我们的牧师、长老、传道们不会有这样坦然面对危难的勇气和力量。在这



样无畏和舍己的支持中，你们表现出的信心与顺服定会令那恶者羞愧和丧胆，因为它的伎俩之一就是寻找你们的破口，以体贴人的名义消磨勇士们的意志、忠心与信心。

感谢你们在这场属灵争战中的付出！

也许，在将要临近的日子里，你们与你们的丈夫要承受的压力会更大，甚至在某个时刻，仿佛到了力不能敌，但相信，因你们不是靠自己争战，也不是靠自己站立，所以我们的共同仰望与依靠必会帮助我们一同度过这段艰难，你们不是一个人，从来不是一个人！

这段时间，除了为你们和你们的丈夫代祷以及偶尔短暂的探望外，我们可能一时做不了太多；但是在某个可能更艰难的时段里，我们愿意能够有机会为你们和家人做得更多些、做得更具体些，包括一些大事和小事，好使我们的牧者们无论身在何处，都有更加坦然、从容、勇敢的心面对神所允许临在他们身上的难处，并让我们一起平安忍耐地等待他复兴中国教会的时刻到来！

感谢神，把美好的你们赐给了我们的牧者、赐给了我们、赐给了他的守望教会！相信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你们都是神所珍爱的，也是我们所珍爱的。

愿主的手亲自护佑你们、爱惜你们、坚固你们、扶持你们！

“若有人爱神，那人是神所知道的，并要向他显现！”

爱你们的姊妹

# 不要把专注于信仰的教会政治化

## ——回应《环球时报》社评

4月26日《环球时报》(以下简称《时报》)出了一社评“个别教会要避免让自己政治化”(以下简称“文”),文中所评论的就是近期在北京发生的守望教会有关户外敬拜的事情,而且就像题目所说的那样,是给守望教会的一个善意的提醒。这是我们所看到国内媒体有关守望教会户外敬拜的唯一正式中文报道,因此作为当事者的我们,有必要对文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做出澄清和解释,好让读者对此事件有更全面和细致的了解。

文中多次提到的“家庭教会”之所以被称为家庭教会,并不是因为只有家庭成员(加上少数亲朋)聚集参加,也不是因教会仅限在信徒的家里聚会。家庭教会是上世纪50年代,一大批不愿意在信仰立场上做出妥协而拒绝参加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三自”)的广大信众,为了坚持信仰和敬拜上帝,不得不退回到家中敬拜起始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参不参加“三自”不是一个信仰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不参加“三自”就是反革命,为此很多人被关进了监狱;那些在信仰上不肯作出妥协的,只能在家里秘密敬拜了。过去极“左”的宗教政策,随着70年代末改革开放有所改变,这样原先在家里秘密敬拜的所谓“家庭”教会逐渐公开聚会,并且随着人数的增长和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教会的聚会逐渐从个人的“家(房子)”移到写字楼等公共的开阔空间里,甚至有些地区的家庭教会盖起了教堂。尽管家庭教会经过了漫长的50多年时间,加上各地区间的差异,“‘家庭教会’的情况”确实“千差万别”,而且就像文中所指出的,“基督教近几年在中国发展很快,各地出现大量‘家庭教会’”,但是家庭教会的本质却一直没有改变——不愿意在信仰立场上作出妥协,拒绝参加“三自”——这才是真正的“家庭教会”。因此文中所说,“它与

能在一个房子里容下的真正‘家庭教会’已经有了某种不同”，是对家庭教会的误解；教会最看重的不是聚会场所本身，而且也从来不以它来界定和限制自己，因圣经上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指基督）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本次守望教会户外敬拜，虽然是一个“个别教会”事件，但它所反映出来的是 50 多年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宗教事务的老问题”在现时期的突显。我们承认现在的宗教环境比起过去宽松了许多，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相比于家庭教会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正是由于“原有的宗教管理系统”的严重滞后，造成了现在政教关系的张力。守望教会在过去的 2005 至 2007 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根据当时新出台的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积极主动向政府部门提出登记申请，并向国家宗教局递交了《北京守望教会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在法律的途径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的意见。相反，相关部门对守望教会的回应是什么呢？相关部门不仅持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宗教政策，即不加入“三自”就不可能有合法的敬拜聚会，给予明确拒绝，而且只要信徒在家里聚会，片警不时地以“扰民”的名义干预，使教会被迫搬几十次地方；后来教会为了不扰民而租用写字楼聚会，相关部门又以得到举报“举行非法聚会的”名义冲入教会崇拜现场，要求停止正在进行的敬拜活动；而后在 09 年几个部门（宗教、国保、工商、税务、刑警等部门）联合给房东施加巨大压力，使其强行解除租赁合同（那次也被迫到户外敬拜）；为了拥有不被干扰的稳定聚会场所，教会信众合力奉献大量金钱购得一处能够容纳全会众的适合且稳定聚会的场所，然而，尽管教会早已支付全额现款，但因有关部门的介入，开发商迟迟不敢把钥匙交给我们（这种情况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教会不得不再支付高额的资金租用地方，因有关部门介入，租赁合同多次被迫解除。因此，不是守望教会要“用‘宗教自由’打擦边球”，更不是守望教会要借户外敬拜有意“与社会管理系统发生对抗”，而是北京市（或是海淀区）的相关部门一直以来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使户外敬拜成了守望教会“别无选择”的选择。

再者，文中也特别提到说，“搞政治是教会的大忌”，对此我们完全赞同。家庭教会不愿意参加“三自”，另一重要原因恰恰就是因为“三自”是政治运动的产物，是教会政治化的结果。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家庭教会都一直持守政教分离原则，坚决反对把教会政治化。为此，在这次关于户外敬拜的“告会众

书”中，以及后来的“就户外敬拜的再次说明”中，我们都清楚地表明了户外敬拜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单纯的信仰行为，而不是假借宗教名义的政治化行动。无论是09年11月的户外敬拜还是这次的户外敬拜，那些所谓敏感时期都不是教会所选择的，两次都是在有关部门使教会失去室内聚会场所之情况下，教会不得已做出的决定。08年5月奥运前对守望教会的直接冲击、09年六十年大庆前强行让房东解除与教会的租赁合同使教会失去聚会场所，以及在文中所说“当前政治上比较敏感的这一时刻”，守望教会所签室内场所的租赁合同又被解除……每当敏感时期发生的这些事件，到底是偶然、还是巧合，或是一种定然？

我们再次表明，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它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纯宗教性的问题，是家庭教会的快速成长和滞后的“原有宗教管理系统”的张力导致的宗教问题。因此，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不要把守望的户外敬拜活动政治化。把它政治化也许可以减轻有些部门的相关责任，但这不是解决宗教问题的合宜方式。我们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把其确实当作一个宗教问题来解决，并且也只有当作是一个宗教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合宜的解决。其实守望教会所希望的，无非就是可以在室内稳定聚会的保证，这要求一点都不高，作为教会再平常不过了。守望教会在“就户外敬拜的再次说明”中也曾明确表示，“政府部门也会因此看到，只要教会有个有保证的聚会场所，特别是自己所购置的场所，教会就会像09年11月一样马上回到室内进行主日的敬拜；由此关于教会有任何政治动机的所有猜测都会不攻自破。”我们理解当前有关部门“彻底解决它并不容易，很难‘一刀切’”的处境，因此，如果无法出具守望教会可以回到室内的书面凭证，那么让守望教会进入自己已购买的场所敬拜，是最自然、最合理，也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了。当然，此后可以建立彼此沟通的平台，一同寻求长远的解决之道，也为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积累经验，为社会的稳定及和谐共同做出贡献。

最后，我们再次请求，不要把专注于信仰的教会政治化。

原文：

## 环球时报社评： 个别教会要避免让自己政治化

2011年04月26日 08:29 环球时报

4月24日是基督教的复活节，北京海淀区“守望教会”的一些成员不顾当局劝阻，试图强行上街搞宗教活动，后被制止。这已是“守望教会”近来第三次强行在户外公共场所非法举行活动，该组织负责人曾在网上向成员们写信呼吁，要求他们不要害怕被拘留，继续坚持户外聚会。西方舆论普遍支持该组织，并指责中国政府“压制宗教自由”。

这种个别宗教组织与社会管理系统发生对抗的局面，大概是当局很不愿意看到的。基督教近年在中国发展很快，各地出现大量“家庭教会”，他们普遍游离于社会原有的宗教管理系统之外。由于宗教自由受到中国宪法保护，“家庭教会”的情况又千差万别，对于该怎么对待这一现象，政府一直很谨慎。

应当指出的是，不愿意进入合法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这些“家庭教会”，虽是中国宗教事务的老问题，但近年来有变突出的趋势。彻底解决它并不容易，很难“一刀切”，这当中“家庭教会”自己的行为方式很重要，如果它专注于宗教信仰，高度重视不与社会发生冲突，行为低调，就容易得到理解。相反，它就可能给宗教管理制造麻烦，而这种麻烦也会绊住自身。

“守望教会”地处北京中关村，据称很多成员是知识分子，逐

渐发展到 1000 多人。他们应当理解，这么大的宗教组织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构成了某种敏感，它与能在一个房子里容下的真正“家庭教会”已经有了某种不同，拒绝承认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成立任何大型组织，在中国一直是受到认真对待的事情。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这方面的审慎习惯，政府的相应管理一直比较严格。这方面是否需要有所松动，是全社会的政治大事。教会不应当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充当推动变化的激进力量。否则教会就不是在搞宗教，而成为搞政治，这是教会的大忌。

“守望教会”的成员们无论最初走到一起是怎么想的，他们应当有事情正在逐渐政治化的判断力。当前是政治上比较敏感的时刻，“守望教会”不对国家的管理做配合，而是用“宗教自由”打擦边球，试图通过对抗实现自己的要求，并且在事实上呼应了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施压，这一切远远超出了一个教会所应当做的。

中国不是个完美的国家，对“家庭教会”的管理中国显然缺少经验，但中国奉行宗教自由，同时致力于避免宗教对社会其他生活产生冲击，这种大的政策不仅是对的，也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这么多年没发生过教派冲突，各种宗教和睦相处，这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堪称难得。所有人都应珍惜中国社会稳定的局面。



# 我们是为了信仰： 为政教冲突致全国人大的公民请愿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吴邦国委员长：

我们是中国的公民，爱自己的国家，关心社会和同胞的福祉，顺服和尊重政府管理社会秩序的权力。我们也是普世基督教会的一群基督徒。因为看见近期发生在我国首都的政教冲突，并且至今仍无化解的迹象，所以我们依法向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你们发出请愿书。

北京基督教守望教会是近几年迅速发展的城市新兴教会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教会，聚会地点处于北京中关村地区，信徒主要以知识分子为主，从几年前的几百人如今发展到一千多人。今年4月10日以来，守望教会因聚会地点的问题，连续几周出现众多信徒户外敬拜，而几百名信徒被警方拘留和讯问的事情。还有包括天明牧师等主要教会负责人在内的数百名信徒被非法限制自由，软禁在家无法出门参加敬拜活动。其实，2009年，守望教会就曾因政府压力被迫离开租用场所，户外聚会。并在同年底，购买了位于中关村大恒科技大厦二层1500平米的写字楼。但又在有关部门的压力下，虽付了全款却始终无法拿到钥匙。2011年4月，守望教会再次被迫退出租用的场所，导致一千多名信徒无处可去，只好在户外聚会、敬拜上帝，并造成了至今仍在延续的严重的政教关系危机。

我们认为，守望教会事件不是某一间教会的个别和孤立的事件，而是社会转型时期旧的宗教管理体制不适应教会发展而产生的政教冲突的典型现象。守望教会的遭遇深深牵动了中国数千万基督徒在信仰里互为手足的情感。2009年，在上海、广州、成都、临汾也发生过教会因聚会场所受到政府压力而被迫举行户外敬拜的事件。随着城市基督徒的不断增长，教会的持续发展，这类政教冲突仍有可能继续爆发。考虑到守望教会事件的典型性及这一事件对未来我国国家与教会关系的重大影响，

我们特别发出此请愿书。

我们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国加入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中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都承认和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

我们认为，《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对“宗教自由”的定义，既是中国政府认可的，也是合乎我们信仰的：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因此，宗教自由包括了聚会、结社、言论、教育和宣教的自由。作为全世界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分布最广的宗教之一，基督教在绝大多数国家得享上述自由。

但60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我国基督徒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仍然未能得到落实。按照现行宗教管理政策，除非加入有着强烈政治色彩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基督徒的各种宗教活动（包括聚会、敬拜、庆典、组建教会、修建教堂，以及宣教）仍然受到政府各种管理部门的限制和打压。

尊敬的吴邦国委员长、各位人大常委、人大代表，我们怀着为这个国家祝福的心，根据《宪法》第41条赋予公民的建议、批评、申诉和控告的权利向你们请愿，请求你们和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71条的规定，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成立“宗教信仰自由”特别调查委员会：

1、对北京守望教会无处稳定聚会的事件进行调查并督促北京市政府依法妥善解决；

2、审查现行《宗教事务条例》是否违宪；

3、提请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法》。

我们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类社会的第一自由，是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也是其他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基石。没有普遍公正的宗教信仰自由，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将无法形成和平的公民社会，无法带来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国家的昌盛。

我们期待，借着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启动，政府能坚持以人为本、以法治国的原则，以服务公民的宽广胸怀，理性而智慧地处理守望教会事件，避免更大规模的政教冲突，

化危机为转机，从而开启政教关系良性互动的新阶段。

作为基督徒和热爱自己国家的公民，我们愿意持续地为我们的同胞和政府祷告，并为正在崛起、需要承担更多普世责任的中国祷告，求上帝赐下平安、和好、稳定、发展的恩典，并让公义、信德、仁爱、宽容、良善的文化充满整个社会，使中国满有上帝荣耀的同在！

为此请愿代祷守望的家庭教会领袖：

谢模善牧师

李天恩牧师

发出此请愿书的签署人：

金明日（北京锡安教会牧师）

张付恒（北京载道教会牧师）

王怡（成都秋雨之福教会教导长老）

查常平（成都生命泉教会讲道同工）

崔权（上海万邦宣教教会牧师）

余荣富（上海金灯台教会牧师）

黄磊（武汉下上堂基督教会牧师）

高全福（西安锡安之光教会牧师）

王文锋（温州中国神学论坛秘书长）

郑乐国（温州乐清市白象基督教会传道）

周明（北京橄榄树教会牧师）

魏洪（北京雅歌教会牧师）

王德生（北京安华教会牧师）

王双燕（北京新树教会牧师）

太昌男（教名：宋明道，北京圣爱教会牧师）

邵长玉（北京麦子教会牧师）

裴俊奇（北京惠民教会牧师）





2011

### 《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网络期刊》版权说明

本刊是一本以收录编辑守望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内部BBS、google BUZZ、个人博客等网络平台上分享的生命见证为主要内容的电子期刊。期刊每两周出一期，版权归守望教会网络事工部所有，欢迎转载，但务必请需注明出处（例如：本文转载自北京守望教会网络期刊某某期）。

欢迎投稿及提供新闻线索：shqtx@gmail.com